

弊往恤之且近來刑獄多未得情宜盡明慎○遣仁順府少尹崔宗
丁江原道審視人物流移之狀○咸吉平安兩道監司除挈家赴任依
他道例巡行州郡周年適代咸興平壤府尹各自差下便否及依舊挈
家赴任再期迺代便否下政府諸曹同議參判沈道源崔士康判書鄭
招鄭欽之權軫右議政孟思誠以為兩道監司兼府尹除挈家一周適
差參贊李孟昉吳陞判書申商以為以京官兼府尹除挈家一期適差
判書李明德以為依已成之法挈家赴任再期迺差贊成許稠以為兩
道九事不與他道同故前朝於他道皆遣按廉六朔相適唯兩道遣都
巡問使皆用官高老臣挈家久任不限年月本朝仍舊行之亦已十四
年臣妄意依舊庶合事理○丙子日暈○祝事 上謂左右曰凡匿名
書不聽理欲其息訟也今柳衍生之書雖有署名其人逃匿則類匿名
書矣予則初不欲推劾也吏曹判書權軫對曰此非匿名書例也親授
鄭欽之丘史則授受明矣不可不推 上曰此人之謀甚疎必其疾惡
節制使及忠州官吏而然也昔有誣告平陽君金承霆謀叛者殺其告
者乎代言宋仁山對曰義禁府殺之 上曰又有誣告義安大君者宗
瑞對曰非義安大君也卞南龍誣告李天佑謀叛其父子一時見殺

上曰卞是誰族宗瑞曰孝文之父○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呈啓
進獻海菜紫蠟之類產於慶源府厚羅屯島時右屯島西水羅等處
今畏彼賊不採取則是爲遺棄境土實爲未便請於來往之際定守護
軍費軍器晝烟夜火相准依舊採取 從之○議政府六曹漢城府禁
火都監提調等同議備火條件以啓一禁火都監以各司奴婢多小量
定禁火軍人之數各司各以布帛一搯造哨旗書各司兵號令都監着
印分給一都監以各司婢子多小酌定汲水婢子各司從人數預備汲
水筒及其火發則各司行首及軍色奴婢色官負各率其司救火軍人
奴子及戴桶汲水婢子來會從都監指揮施行一每里五家置一長每
長各有統紀以錄五家人名都監取見統紀除單獨者外勿論尊卑定
數并備汲水桶火發則近處各戶各救其家其餘各戶則各其部令率管領
聚掌內救火人從本監指揮施行一都監提調官負聚會處各司各坊
未易推尋宜建旗鳴鼓以喻衆一風亂日火氣大發有鍾聲則兵曹郎
廳鎮撫月差所官負除啓聞率出番隊長隊副補充軍到建旗處從都
監指揮施行一火滅後有功勞者則都監啓聞褒賞怠緩者則論罪其稽
緩各司官負亦啓聞治罪一雖無標以救火出入者則毋禁亂雜橫行者

禁止以忠扈衛破毀帷帳造袂袂分給救火各司令其濡水覆火一官
負及令史使令除加定實案付各司官負每當火發日除雜故並皆聚
會救火常時一朔二度必令仕官其各司救火時軍色奴婢色官負及
行首外其餘官負勿聚會 從之○詳定所啟吏續元六典 太祖時
已成之典且中外官吏見聞習熟遵守便易請今所在江原道修補板
子剗缺處印之頒行中外詳定元六典則收取勿用 從之○禮曹啟
仁順府官負等於世子宮侍衛時侍立序次緣無詳定立於書筵副正
字之末且少尹則職帶右中護而不在書筵翊衛司之列故凡侍衛舉
動私自聞見亦爲未便請依左中護屬書筵例右中護屬於翊衛以侍
衛時則從司中職次交坐其餘本府官負亦於翊衛司職次交坐侍衛
從之○咸吉道監司啓道內各官住咀呪人內一女呪以蛇像置食中
以食一男男腹痛乃煎雄蔬根服之三蛇出自腹中殺其二蛇以一蛇
與犬犬食之三日死剗犬腹視之其蛇生矣其各人等累年在獄中自縊
死唯二女未得情久繫獄中冤枉不小有違欽恤之意放釋何如上
從之仍曰咀呪載在古書然化生物像未見於書昔有平安道一人以
咀呪致死考其獄辭以啓○丁丑親傳望祭香祝○摠制李蕺上書曰

今造試驗船功勞多而造作難人皆厭之領船萬戶等不顧大體不用
心修治則上漏下濕未久而朽敗矣臣謂此船體大而輕浮若與他兵
船爭馳則其輕快可見宜令隨時修治以待經久去己亥年東征時
護軍尹得民騎新造船而行往還數月之間蟹傷水潤為甚臣親見之
此無他塑好食生木故也今試驗船亦生木若泊於花之梁等處無蟹
之水則未知蟹食與否恐非試驗之意宜移泊有蟹處以試之昔朴熙
中歸全羅道監造甲船以鈍棄之臣謂船之鈍快不在甲造與否實由
體製之使然爾臣嘗見東征時取來倭大船其甲造之術外用月外松
板裹之俗謂之月外松者中無灰隔其輕快勝於兵船迥矣乞自今依
此術造之其板木必須經年乾久而後用之命兵曹與都鎮撫共驗快
鈍○傳旨司憲府今月十八日始禁酒如有犯者隨其情狀輕重科罪
有差以早也○傳旨吏曹自今罪無大小被劾官吏毋授他職○兵曹
正郎李長孫回自忠州啓曰柳衍生自京還家今拿來命贊成許稠左
代言金宗瑞同義禁府提調鞠之衍生一一承服○戊寅日暈○視事
判府事崔閔德啓前朝之季佛法盛行故未可遽革我朝聖聖相承
盡革寺社臣去歲巡審下三道寺社則革去殆盡獨塔祀大行稱爲半

行遠山林神野祭或屬奴婢或典家財非唯無識之徒爲然士夫之家亦皆公然繳福巫覡之風不可勝禁實賴聖上事大以誠交隣以道四方無虞而然也願自今痛禁此弊但當堅甲利兵以備不虞 上嘉納之○親傳風雲雷雨祈雨祭香祝○罷平安道監司趙從生職命刑曹劾之以刑曹參判朴葵代之以從生不親鞫定州人殺妻者妄報親問也○禮曹據忠清道監司關啓全義人別侍衛趙瑛其父母老病兄珣與珩俱從仕瑛獨不求名利日勤奉養朝夕自調甘旨苟得美味必持以遺之衣服務適寒暑父歿與珩廬墓三年盡哀及母歿又與珣居廬躬自炊爨哀毀盡禮親戚鄉黨莫不敬嘆請授瑛職以旌孝行 從之○刑曹啓濟州前百戶金用吉僞造本州印信又署牧使判官名成百戶千戶差帖及蠲減徭役文字以與諸人多受贈遺按律當斬 從之○刑曹啓尚州囚權衆伊金伊同及朴君子等共盜隣雞其主朱卜追捕衆伊等拒捕殺傷朱卜律該皆斬命衆伊依律金伊同君子減一等○已卯日珥日暈○傳旨承政院自今不得已親啓外常行公事分午前後以啓毋使朝啓太久○知申事安崇善啓今旱災太甚請放義禁府刑曹輕繫 上曰予意亦然即下教曰今農事方殷而旱災太甚恐

有刑罰不中寬抑莫伸自宣德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徒罪以下已決正未決正者並皆原免初上親筆削教旨以示之崇善云放赦教旨不可無謙辭乃述教旨上之上曰言其實可矣何必謙辭○放張厚仇敬夫李衛李中至閔義生李繼仁李勗李恪邊尚會金連枝沈延尹夏田桐生李元商趙慕崔濕禹治江吳自忠等以流罪充軍外各處充軍人依徒罪原免例亦皆放之○以旱停諸處營繕○承文院提調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提學尹准同知摠制申檣等議謂前日賜宗貞澄米豆一百石請姑賜五十石工曹判書鄭招謂但從使人之言賜米未便待修書請之然後賜給上曰前日許稠言日本國王使臣出來時諸島之倭修書請之則例賜百石或五十石日本儻請米穀則不可只給二百石今稠議謂但賜五十石其遣人問其由稠對曰臣無他意只以無書契而口請未便故斷以五十石命賜五十石○兵曹據京畿監司關啓船軍赴江華築城還家溺死者三十一人其正軍二十八人乞依前例致賻復戶謀利代立者三人除致賻復戶限二年完恤從之○禱雨于風雲雷雨壇○傳旨承政院今中朝祈雨喜沉虎頭于有龍之淵此雖未可信然古文亦有之沈之何如安崇善對曰當下禮

曹議之○庚辰視事○上憂旱禁闕內用酒○吏曹判書權軫上書辭
職曰臣年七十有五老鈍昏昧施為失措動輒得咎清議可愧矧
當農月旱災為甚實由臣之不肖又任防賢請收臣職不允○行蜥
蜴祈雨○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啟慶州任內慈仁縣任架閣庫錄事
李愛死于京妻張氏年二十八携柩歸葬其鄉廬于墓側官禁之張不
從不離墓側常自泣血命幽政府諸曹同議以啟禮曹判書申商以為
除旌門復戶亦勿禁廬墓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稠以為近婦女守墳
者頗多此而不禁後將相繼男子守墳亦非聖人中制况是婦人固宜
禁之但取其誠量賜米豆右議政孟思誠以為張氏之行其與失節者
遠矣許從其志終制後復戶從軫等議賜米十石○知印李克剛啟臣
到鐵原水原觀排設水車之狀機械皆具令人激水隨即滲漏不得灌
漑上御思政殿引見知申事安崇善曰太宗時禹希烈以監築堤
堰為己任不避衆責太宗稱之厥後所築堤防頗多不實然可用灌
漑處亦多民受其利今於國家事日夜盡心者蓋寡良可嘆也水車之
設本以備旱奉行官吏皆不用心排置沙石之地以至無用甚為不當
上自中國下至倭邦皆受水車之利豈於我國獨不能行予之拳拳於

此匪棘其欲徇民利耳予欲必收成效宜選可任此事者分遣各道遂遣敬差官前護軍李韞于京畿江原咸吉道前暑令吳致善于忠清全羅道經歷朴絜于慶尚道護軍趙昆于平安黃海道○兵曹啓吉州人朱天景自言詳知弩弓與相陽砲之法請送本人于軍器監造小棒子試之內莊適有濟用副正具綱所進磁青樽一事其樽腹畫孫臍白而書之龐涓死此樹下及涓來見萬弩俱發之形出示于軍器提調摠制李蕘仍傳曰審此弩弓之制悉以天景所言造之○樽兩于社稷○詳定所請勿錄外官六期實仕之法 上謂左右曰實仕之法無益則雖不及一二月而逝可也若有益則雖加數月何害判書權軫曰官吏率怠於治事詐稱疾病故不可不計 上曰服制式暇疾病并計於實仕乎左代言金宗瑞對曰疾病則不計刑曹判書鄭欽之曰守令雖有疾病亦治官事非京官移病之比也且雖告暇歸家不得已必限內還官 上曰實仕之法不可削也大抵守令職專治民所係匪輕人皆欲除京職托以老病親不赴外官甚不可也或授親在近處而欲辭者又何意也或親在慶尚全羅者常任京官而無為親辭去者矣實仕之法勿削之○辛巳沉虎頭楊津廣津○禮曹據平安道監司闕放碧潼郡

任幼學崔尚淵事父母孝晨昏定省手自執饌以奉養父歿廬墓三年朝夕奠後必來家具甘旨養母不少怠請旌門復戶土官叙用 從之

○刑曹啓私奴波豆伊因醉歐殺豆之金律該處絞命減一等○壬午視

事有宜寧一女殺其主鞠同謀者曰無有更拷訊云親父與謀鞠其父不服又拷訊亦如女言按律皆凌遲處死 上曰女初不言同謀者及

拷訊乃言其父是固可疑宜減父罪判書申商啓如此大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父必知之矣 上曰事理無窮安知惡女不獨殺其主乎更

鞠以啓○還給李琬成自諒閔麟生李澄李君實仇敬夫張厚金光醉

崔興孝吉師舜金克柔金攸宋殷童玉文邦貴尹仁甫等職牒○禱雨

于昭格殿○癸未刑曹啓有金桂生者竊禮賓寺奴詐爲妻奴轉賣於

人僞造成興府印又僞署少尹及證人筆執等名事覺律當處斬然桂

生於神懿王后爲異姓四寸召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

稠禮曹判書申商議曰金桂生雖非有服之親然嘗侍從潛邸欲未減

何如僉曰不入議親議勲之例宜從律斷○上曰前此如大內殿等所

使人亦且賜見叅議朴瑞生言左武衛日本當國者也欲修隣好宜賜見

所送人處之何如僉曰宜賜見 上曰賜見則何以賜言僉曰今當暑

時艱苦遠來且聞武衛厚待本朝使臣喜悅上曰左武衛處回賜及
所求之物一時並給乎將別給乎僉曰宜一時並給上曰國王所求
之物何以答之僉曰非本國所產金襴龍眼荔枝鸚哥外鶴與白鳧宜給
之上曰國王及左武衛所求之物俱不在書契今回答時錄於書契乎
否僉曰回答書契今禮曹修送但國王所求之物錄於別幅付于書契
之內從之○初金訓配役遠裔其父宗敬申訴命外方從便左獻納安
修已啓訓之罪不可輕赦今許外方從便如欲父子同處則請移定其
父所住永同官奴上曰太宗朝已令從便其後定役非訓之罪也
己亥東征時太宗降旨募赴征者訓之妻兄李迹薦訓於李從茂使
赴東征之役故也修已再啓曰雖移定其父所居官奴亦是過蒙上
恩也上曰訓之往者從便固此罪也今者從便亦此罪也既許從便
以悅老父子當不從○甲申日暈○受朝參○日本國源義淳致書禮
曹曰今宗金回就領書并珍貺喜慰去歲貴國專使至隣好不渝甚
威仍獻彩扇大刀練絹等物命饋之賜上副官人衣笠靴上官人曰
殿下待慰甚厚雖說與本邦人誰知恩寵若此乎請借絲花一朶以修
之命賜之○司憲府啓金訓之罪不忠不孝不可輕赦請移定其父所

居永同官奴 上曰 太宗時已許外方從便其持言官不曾劾之今日
所赦亦是前日之罪予必不聽○以朴信生爲戶曹參判李孟眡刑曹
參判申穡工曹參判李叔時兵曹參議金尚直刑曹參議○遣回知樞
制尹得洪禱雨于雲祀壇○徙市○乙酉雨○視事替成許稠啓東人文
益齋集學者軌範不可不行於世請刊行廣布又啓曰咸吉平安兩道
境連上國故自古必命大臣爲都巡問吏久居其任近年來職帶監司
者數被罪責迺代實爲未便雖犯杖罪若公罪則勿罷附迺還任及其至
多然後加罪何如 上曰非唯監司各官守令施實德於民而撫字者
間或犯杖罪便罷其職甚未可也然本朝士大夫犯杖以上之罪者只
贖之不收職牒其律已輕矣予更思之命代言等曰令提學尹淮參判
申穡等改校東人文益齋集俾鑄字所印之又謂左代言金宗瑞曰近
來平安道監司權蹈趙資趙從生相繼罷職大抵監司久任爲最若愛
民撫字者幸犯杖罪而迺則有違擇任之意自今犯公罪杖以上者不
迺但附過犯多然後加罪如何中朝六部尚書任至十餘年或二十
餘年聖人以下之資豈無過尤意必移耳此事至重難決然欲考律文
以行此法卿等備考律文以啓○上謂詳定所提調許稠等曰廟議何

以詳定稠對曰如 穆祖廟號則仍舊其下聖穆之穆欲改之 上曰
若然則是改謚不可也昔漢時始稱宗高麗亦稱宗其後只稱有功德
之君爲宗餘悉去之高麗僭稱之事 太宗惡而盡革之今存其謚去
其廟號何如此事當慮其傳久無弊而定之也高麗之時既稱廟號又
稱謚未知何據卞季良據高麗之制請行祧廟朔望之祭此法不見於
經傳高麗之法豈盡行古制乎本朝九事動遵古制豈於此獨行古制
所無之事乎未見以一字而兩用於廟號謚號者此事至重不可輕改
熟思而審處之可矣予意以爲存其謚去其廟號可矣稠曰 上教然
矣 上曰宜精察詳定○親傳 太祖忌辰祭香祝○口申事安崇善
啓自古人君遇旱必減膳然非盡除膳羞只減其數而已今雨澤稍足
請進酒 上曰今日雖雨明日不雨則得無愧乎其勿進崇善又啓曰
今日之雨既洽且雨徵不絕况氣候不調酒不可不進請減前數以進
不允○交河縣監捕代兒草幕明火賊今育麻以送囚義禁府○承
政院啓前此官吏犯公罪杖六十以上者隨即決杖並收職牒今公罪
則雖杖一百亦令收贖不收職牒實爲寬典然緣律文官負無故過
限不赴任者及無故不朝參公座者只杖八十並附過還職其他不稱

還職者類此而推並皆罷職中外官吏雖謹守官職頗有功績者事出
偶爾情非故犯乃因一事之失遽見黜革至爲未便乞依律文文武官
犯公罪杖以上明白立文案每年一考記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
次數輕重以憑黜陟之法但贖其罪通考記錄及其考滿當迂隨其所
犯次數輕重降職有差命下刑曹與政府諸曹同議○慶尚道右道處
置使據船軍等狀告啓海領受職船軍子孫從願許入仕叙用雖本非
船軍子孫不入甲士及他仕路者亦勿論有無職並屬船軍則軍務勞
逸庶幾平均水陸軍職無所貴賤命下兵曹磨勘本曹啓永樂十四年
九月日受教船軍三年一次授海領職陞至三品既有仕路近因陳言
受教船軍內自願從仕者許今從仕故謀避船軍者雖不合從仕皆求
屬各司吏典及別軍自隸之類各官守令未能充立今後船軍自願從
仕者一禁又本年正月日受教船軍內騎步射有能自願甲士者依侍
衛牌例取才請上項海領受職人子孫依閑良例取才叙用 從之○
丙戌禮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阿木河住韓采里千戶麻乙大言唐人
波乙愁甫下等不係楊木荅兀虜掠吾所年久役使者今逃脫出去願
令還給千戶伐乙愁言魯居于餘下來往巨陽城之日交易唐人也叱

大至今使喚今乃逃亡若以被擄楊木荅兀人例出送則實爲痛悶今
問根由則波乙愁甫下言元隨父母居巨陽城去癸卯年爲楊木荅兀
所虜退計六年間隨母逃向朝鮮之時吾兄弟見執麻乙大爲奴役使
也叱大言元居巨陽城父母皆歿叔父率我賣與伐乙愁爲奴據此
看詳也叱大所言與伐乙愁所告相同然本係唐人亦并上送今後此
等交易人逃來其主野人持文券來說則似以處之命與政府諸曹同
議右議政孟思誠等曰也叱大宜隨例入送今後逃來者亦不可還給
其主從之○戊子視事○兵曹啓都城各門以人定罷漏鍾聲隨即
開閉然後庶幾晨昏明白人物出入有時矣陰霧日則未聞鍾聲以致
開閉失時非徒有入物出入停滯之弊把門者率多受罪甚爲未便請
自今初更五點行巡甲士每一門加定一人於人定罷漏鍾一聲監巡
檢制專掌發遣同把直護軍五員開閉以爲恒式從之○傳旨禮曹
自今各道各官迎新監司賫去教書勿用結綵結棚儼禮軍威○美禁
府啓忠州亂言人柳衍生言金寶重奪吾妓芮城花反生疑忌與梁汝
恭訴吾過失于都節制使節制使信之欲定軍役且予欲糶義倉牧使
判官叱曰汝對妓而坐心行不肖者黜而不與槐山陰城堤川等官守

令與節制使宴也對吾妓共訴吾過以此含怨詐稱謀叛請依壬寅年
王旨亂言干犯於上情理切實者處斬籍沒家產決不待時從之○已丑
日暈○庚寅視事判書權珍申商等啓今令各道迎新監司毋得用山
棚攤禮結綵軍威臣等以爲前此無王旨之行尚備禮以迎况今奉

王旨以行不可不備禮若以爲有弊則除山棚攤禮但以結綵軍威迎
之何如 從之知申事安崇善等啓此禮非每邑而行之慶尚道則尚

晉慶星等大州而已朝廷使臣之來亦設上項等禮所以尊 帝
命也以小弊而廢舊禮恐不可也請並仍舊 上曰卿等之言是也然監

司數逾年例事也除別例奉王旨使臣外新監司則禁山棚攤禮結綵
軍威若何左代言金宗瑞對曰宜仍舊勿禁若農時或年歉則監司臨
時除之安有膠柱之弊乎請仍舊以尊 王命 從之○上謂安崇善

曰凡中外官吏折獄之際不會明慎以生爲死以死爲生者間或有之
如莫山象伊之事是已言之痛心其令集賢殿抄錄歷代斷獄之失卿
亦抄江湖紀聞內誤斷刑獄者以聞予欲下教曉諭○戶曹啓管絃盲
人等請依樂工例春秋賜米命各加豆一石○黃海道白川延安海州載
寧等官大雨○上謂禮曹判書由商曰昔魏主睿遣人於吳以馬易珠

璣翡翠玳瑁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吝焉遂與之
古尚如此况我國之於倭邦乎倭主再為失禮不從其請宜矣然古人
云彼僻我忠豈以彼之失禮而虧吾之禮義乎予聞倭主年少切求戲
玩之物銅鬚鳥與野雉可預備之商曰雉本耿介恐難馴擾 上曰往
者講武所獲白雉亦且馴擾放於後苑 何不擾之有商曰雉則令慶尚
道預備 上曰可也○辛卯大雨傳旨承政院今夜若有大雨則川邊
人戶恐或漂沒其令漢城府預先通諭俾免水災○義禁府啓前平安
道監司趙資前平壤少尹朴天茂護軍朴景武監正李遜前署令金如
晦前監司趙從生三和縣令周召順安縣事崔潘京畿經歷安完慶等
請並拿來推鞠從之以嘗濫刑推鞠平壤府囚權每邑同也○壬辰大
雨○視事○親傳朔祭香祝○傳旨來朔日朝賀欲見左武衛使人若
雨不得受朝則再詣闕而一不接見無柰不可乎 太宗嘗引見大
內殿使人于廣延樓今欲於慶會樓下設儀仗陳軍士引見若何其議
可否以啓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稠禮曹判書申商
等議曰倭客歸期不迫何必汲汲賜見乎慶會樓上固不可引見樓下
則卑濕退進為難况引見客人則必備儀物禮樂然後乃可宜待天晴賜

見爲便○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義州百戶等請依慶源鏡城百戶
例下教差下命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行司直庚順道嘗請試
驗古人用渴鳥激水之法以救旱 上命繕工監聽順道言製造試之
順道乃考古文造之激水不得又徙置池水激之又不得順道啓臣試
以小竹造之口汲而激之水激數尺今用大竹而造依古文置火竹端
以引之不如前日所試臣恐制造不如古也甚慚赧入多笑之○清道
郡人康龍妻一產三女○六月癸巳朔江東縣令李伯善辭 上引見
曰平安道使臣連續往還民間多弊未得安集田野多荒往撫民生且
謹用刑○吏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慶州判官金自怡奸本官妓及其
推鞠乃自上京請令憲府推之亟罷其職 從之○御慶會樓下觀宗
親射侯○甲午大雨○日暈○御慶會樓下令孝寧大君補以下諸宗
親射侯分賜內廐馬二十四○賜被虜楊木荅兀逃來唐人波乙愁等
五人衣笠靴○兵曹啓濟州非惟牛馬放牧之場乃元朝入放鹿子蕃
殖之所今閑雜之徒獵殺牛馬及鹿子殆盡將來可慮乞令濟州旌義
大靜及東西監牧官審視牛馬放牧及鹿子依接處以其附近居人量
定考察 從之○頒賜新刊雪菴法帖子宗親政府六曹代言司集賢

殿等官○下教曰刑者輔治之具雖古之盛世固不得而廢也舜為天子惟刑之恤皇陶為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克底雍熙之治吁盛矣哉降至于秦始皇尚殘暴而趙高之徒務刻酷急法無仁恩二凶而亡可不戒歟蓋獄者人之死生係焉苟不真得其情而求諸箠楚之下使有罪者幸而免無罪者陷于辜則刑罰不中以致含怨負屈終莫得伸足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此古今之通患也予甚軫慮歷觀前代刑獄之變姑舉其尤著者晉時臨淄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倘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曹攄為縣令知其寃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唐時淮西吳元濟叛帝悉以兵事委丞相武元衡討之成德王承宗遣人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及元衡死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宴所為捕得鞠之宴等具服乃誅之厥後平虜李師道拒命伏誅披其文籍有賞殺元衡者始知殺衡者非承宗乃師道也宋時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劫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

服州官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詔若水曰若受
富民錢欲出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小留熟視其獄詞
耶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朝詣知州屏人
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使人送女
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手曰安
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
其人泣曰靡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 太宗聞之驟加褒
擢又湖北省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
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祥視其夫就取
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朝有常在其家工役老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
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隣里方覺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
去後目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首其故憲司以卜者殺
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又有臨江王三郎瞰江
樓居其妻凭欄食菓偶核墮舟中少年之巾少卒舉首意婦人挑之及
暮行入其家聞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
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朝集隣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

年不復自明証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
視之履與刃也欵成獄級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隣婦問之
陳荅云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隣嫗愕然曰寃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
密以告司理喚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死元時袁州
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歸寧張遣其弟侯之至嶺中妻
倦少坐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
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
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証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
官解頭與刃將弟處死踰年張之二隣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
愕隣告以故妻泣曰寃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
無人拔刀斃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
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隣
人紐之聞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欵司償其弟命州
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先都官迫於官司盜開他人
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又京師小木局木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
遂絕不往來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醜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暮醉散

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間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乃啓室中土榻輒寘屍空中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擄掠不勝毒自誣服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期十日七日五日至四被笞終不得兩期益近二人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衣招塚壕上脫筭珥具棺擲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執懇於邑亦以鞠訊憐酷自誣劫翁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衆工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長竟斬衆工愈哀嘆徧訪其事無所得乃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一日有故偷將盜他人家尚早不可乃閨中依木工婦垣屋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燄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

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
奚偷爲明設入苟中彌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偷且俾衆逃
隨我往入婦舍去土榻席板輒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
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可從來件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
水件作誅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
瘦死者事然以設之則吏又有待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竟不自工
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輻輳而不
可知者也讀史至此良用惻然又以我國近來之事言之壬寅歲本宮
婢元莊與其子介吾彌告船軍林成富至吾家設不道語宜川郡守即
攝成富鞠之及杖訊三次然後乃承司憲府審覆杖訊二次尚不得情
且介吾彌見卜龍傳說成富所言則與告宜川官者相同及與卜山傳
說則未嘗言成富有此等語皆是違端而不爲推明使言辭歸一但意
成富實有是語不肯引服遂不復詳究誤入成富於死罪予使政府六
曹大臣會議亦以爲當死予尚有疑移其獄於義禁府俾問成富設言
之由元莊乃服與成富有隙謀陷之罪欲見其受笞杖耳成富初無是
言於是成富得免元莊等反坐爲不復案未得其實則成富之就戮無疑矣

已酉年暮夜有賊邀殺倭通事李春發于路上棄其杖木而去春發女
督告云有女巫住連及其子獅子素怨婦翁今婦翁死於獅子家前驅
奴扣獅子門叫彌而不肯出視情迹可疑義禁府捕鞠之獅子弟象伊
供稱家兄與隣人金小古彌金母邑同等積憤于春發常欲擊殺今乃
并力下手獄官又收其杖至獅子家則獅子家籬長木適拔其一以杖
植于拔出之穴與之相合其長短亦齊獄官痛拷住連獅子小古彌每
邑同加以壓膝猶不服然象伊所供無可疑者且有杖可驗獄將成矣
予以重賞購得告殺春發者會邊相告洪成富人金生彥等與春發有舊
嫌殺春發者疑是此輩乃逮二人鞫問二人果服及鞠生彥共謀者生
彥匿真犯者妄引倭奴普守及婢夫干冲二人不忍訊杖皆自誣服云
從生彥下手殺死其干冲供稱狙伺之地下手之勢春發遭擊頭足撲
地之狀尤悉獄官引至死處參驗良以爲是及捕下手正賊李得究問
方知普守元不參謀乃與獅子等皆免干冲元不知情但以聽生彥之
言呼出春發于路耳終不與殺亦得減死論成富等三人處死向非邊
相之告獅子等嘗受極刑豈不寃哉又永興府官庫被盜有人爲匿名
書告官奴延萬加叱同內隱達等人所爲府使信之逮繫拷問不得其

情而釋之未幾軍器庫失火監司令推放火者竟莫知何人及延萬內
隱達在逃府使遂擬火軍器庫者此等奴也捕加叱同酷刑以鞫不堪
其苦乃自誣服云與延萬內隱達共議火之府使乃令府吏更鞫吏杖
訊尤刻監司別遣差使負覈實亦皆勒收供招及延萬等二人自歸就
獄求欲辨明府使鞫之下府吏又鞫之差使負又鞫之皆濫刑取辭以
實加叱同之言內隱達被杖數百而死及監司更使他差使負推之延
萬加叱同等冀得自伸懇告實無放火之事願乃不肯平反杖訊逾急
繼以壓膝者三次構成獄辭監司刑曹政府以次審覆亦不上讞至于
大辟予以事發無迹曖昧難明擬於處決乃使刑官往劾移其獄於義
禁府使之詳究果無其實乃論刑曹以下官吏之罪即釋加叱同延萬
等載閱獄案加叱同之受杖一千三百餘下延萬之受杖幾乎四百筭
楚之下何求不得者此之謂也及至今夏水口門外草幕住僧爲明火
賊所殺其脫死僧海田認洞裏伐石者所爲義禁府乃捕鞫之有金徑
婢夫莫山供稱四月初九日侵夜與徐重朴延豆之夫存彌麼伊等五
人出水口門外伐兒峴草幕北窺伺夜二鼓末夫存敲石火爇以蒿至
草幕迎見一僧出外便旋朴延持小杖擊之仆地如死夫存將蒿火投

于法堂裏却有僧擲其高火于外夫存又抽草幕蓋茨藝以寘法堂中
亂投石礮恐喝僧徒且曰爾等若不以所紆財物盡數給我我當殺汝
輩無遺僧徒於是呼哀乞命悉出財物以給俄有二僧逃出我輩逐得
捕一僧於乾川朴延以杖擊之僧又仆朴延與儕輩以沙石擊其頭面
又捕一僧於施食臺下并力拴縛亂箠之乃退入田間散卧待門閉後
入城內莫山又供劫偷賊物埋於主家砧側妻小斤及彌麼伊妻番徽
見知拔番徽而訊則供稱初十日彌麼伊將賊物裹以袂隱藏於爐冶
踏板下空中婢問此是何物彌麼伊道汝所不知且潛潛休說至其日
晚食後彌麼伊却將偷物出去番徽又供稱前妄言初十日彌麼伊將
賊物出去其實十一日獄官到主家搜檢去後婢愈生疑惑便將彌麼
伊所藏賊物盡燒於竈間獄官悉捕草幕近地伐石者十二人羅列庭
下使海田指出賊人海田目金僮家奴夫存朴延徐重豆之等四人曰
此吾所見之賊也明日又列別人二十于庭使夫存等易服雜處其間
海田又指四人且目朴延曰就中此人劫打尤甚者也於是朴延色動
愧懼異於眾海田又告賊徒劫我之財我偶得石塊打賊足上應有傷
處又於賊徒去後得其所遺皮紐繩鞋獄官遍召一千人等視之則夫存

足上適有傷處又問繩鞋之主則皆言即是夫存所當著者也獄官益
無所擬獄幾成矣四月十九日正賊朴萬亡吾之等見獲於迎曙驛鞫
于義禁府具吐情實兇徒甚眾且出正贓然後乃知莫山等之招皆妄
也遂釋莫山等莫山等之妄招非其實情真免箠楚耳儻使不得朴萬
等則莫山等當服重誅矣由斯以觀斷獄得情其實難矣追惟往事安
知或有類此者乎每一念之益切寒心予觀中外折獄之官最初推鞫
文葉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辭未有參驗詳究以求事情
者也且如象伊莫山等之款近在都下法司臺諫同委官代言會于義
禁府訊問尚或如此况其他乎意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或
一失悔將何及此予之夙夜矜恤未嘗頃刻而忘于懷者也繼自今為
吾執法中外官吏尚其鑑古戒今精白虛心無拘於一己之見無主於
先入之辭毋雷同而効轍母苟且以因循勿喜囚人之易服勿要獄辭
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覆以求之使死者不含怨於九泉生者無抱恨
於方寸群情胥悅致囹圄之一空協氣旁流臻雨暘之咸若惟爾刑曹
體此至懷曉諭中外○兵曹啓騎槍勢兩騎對立相距一百五十步聞
鼓聲走馬各作左右揮槍勢揮馬鞭作皆疾前闊三四十步相作著槍

勢兩騎既近互相盤馬相看相着或排之或避之不過三回一騎先走
作背槍勢一騎追走作着槍勢走者或左或右追者交作左右着槍勢
而着之後誤着腋走者奪之返追左揮而着右揮亦着又誤着過腋走
者復奪槍反着擊如上勢聞金聲走馬而回作左右揮着背勢而止步
槍勢兩人對立聞鼓聲各作揮槍左右揮着皆疾前着槍相迫相着或
排之或避之餘皆如騎槍勢爲之而左右勢則於取才等第分給爲難
甲士及自願人春秋習射時依此例預習若無故不預習甲士來壬子
年都試始不許赴試武科及都試下番甲士取才則依前例用務人爲
之從之○兵曹啓平安黃海道分定焰硝元數過多未易煮取今更磨
勘改定前此每年春秋兩等合藥之數總三千斤今若減半則一年一
千五百斤以此分定則前此平安道一千五百斤今定爲二百七十斤
黃海道一千五百斤今定爲二百七十斤江原道九百四十斤今定爲
三百六十斤載在貢案上納其餘不足七千斤於留後司忠清慶尚全
羅道每年差遣軍器監員就陸地深遠各官煮取以用從之○乙未大
雨○視事左代言金宗瑞啓書雲視日沈雲起不察流星之變請杖六
十斤之仍謂禮曹判書申商曰書雲觀職掌司天不可不詳察天變也

官吏等不用心候察故雖有天變暫不啓達如流星日暈日珥之類人所共見故候察而啓若其人所不知之變則不啓依坐更例司天官吏每一更定數人使察天文各以所見待開門即啓如何商對曰中國設內司天之官 皇帝每日候察故司天之人謹慎觀望乞依中朝設內司天之官 上曰此法似難更之然更議以啓○咸吉道都事安復初全羅道都事文叙辭 上引見謂叙曰全羅道連年豐稔他道流移人民皆就食爾往撫集謂復初曰咸吉道近年失農民生可矜然其所產土豹海青皆是進獻之物不可廢也勿撓民間捕獲○工曹參議朴瑞生上言頃者奉使日本見舂碯之車樂其無人力而自斡使學生金慎往察灌溉之車亦無人力而自注迴還之日造其形以上焉庶助 殿下務本厚生之政即蒙下命工人造而試之其灌溉之易優於中國之車矣然大體相同而其細微之制未盡善故重澁而難斡此無他工人不審金慎之言而自用其智以造之故也臣之汲汲於設此者爲其無人力之勞而自能灌溉也今工人之所造非惟體制未盡善欲其人踏而升之故輻大板厚體重而難自斡也人踏而升之者倭國所不爲臣但因自斡之車得臆料之便而并以上聞耳近聞外方監司定差使負

俾造設焉差使負亦效京中造設之法不以自斡爲尚而皆設踏升之車故民見人力之費而惡之矣然則設之雖勤何益之有是車之用其等有二流川則自斡而灌之上也止水則踏而升之下也踏升之車雖費人力而遇旱災不可不用故其堅緻牢密一如今之所造而不至於易毀可也自斡之車則一以輕便爲主而不以厚重爲尚也蓋教民之事不示之以難而示之以易然後民皆樂而效之矣今造之車締造艱苦規模牢密不如日本之車簡朴而易造也人之見之者皆曰非畎畝細民之所能造也故造此者不以斷刻精巧爲尚而伐木爲輻縛板懸桶使民易造而已臣生長外方嘗觀築川灌溉之難矣守今以時差遣色更各率農民赴而役之防築大則必用數百入之力中則用數十人小則用十餘人累日乃成或有水至而決潰則亦如之其民力之勞誠多矣今此車則不然雖以匹夫之力猶能爲之矣况自斡之車一成而設之則不用人力而晝夜自灌手自斡之術有四焉輻之長短大小咸得其中也激水之板長短廣狹厚薄咸得其中二也挹水之桶大小密咸得其中三也變漫流爲急水而設之四也岸高水深則輻宜長岸低水淺則輻宜短而大小則相水之強弱而裁之也川之流稍急稍深

則板之厚宜乎四五分而稍短且狹矣川之流急而深則板之厚宜乎七八分而長且廣矣川之流大急大深則板之厚宜乎一尺而又加長廣矣挹水之桶多則過重而難斡小則過稀而難挹其大小闊窄亦然宜審水之漫急而疎密得中大小適宜不使至於今之所造之誤也凡此諸術只就其地相水之強弱而爲之裁制不可以臆度而預爲之也自斡之車在漫流固不可施日本人有築川通溝而設之者矣今於漫流小加防築通一小溝而設之則可以爲急流而自斡矣今奉使者亦不知其術而妄作有乖於 殿下愛民重農之至意故仰陳所懷伏望 殿下以此下論諸道仍命金慎校正於一方示之以易而使諸造者取法焉則庶幾水車正而灌溉之利成矣知申事安崇善啓瑞生職掌工曹同金慎令本曹匠人造作試驗從之○刑曹啓前知沃溝縣事李昇平橫斂軍官各人等米豆縣布總縣布二百九十六匹正布四十七匹米八十三石豆九石六斗以造軍營又欲供饋燔瓦僧稱爲施食斂民戶米五石又以鹽給鎮軍等收麻二百四十餘束用以結網又將青魚和賣民間歛米九石又托進上農月聚軍官田獵又使村民贏糧耕屯田招置官妓其他不義難以枚舉宜照律科罪然事在赦前未可追

論○丙申受常參○禮曹啓 王世子正至受宮官及群臣朝賀儀師

傳賓客相見儀書筵進講儀正至受宮官朝賀儀前一日有司設 王

世子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設宮官次於宮門外又設宮官位於殿庭文

東武西俱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典儀位於西階南贊者二人在南差

退俱東向北上設宮官門外位文官道東武官道西重行相向以北為

上其日翊衛司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宮官依時刻集宮門外皆就次

各服公服左中護贊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

服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宮官俱就門外位五品以下先

入就位左中護自外辦 王世子服公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 王

世子即座西向坐宮官四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

傳贊宮官在位者皆鞠躬再拜興平身為首者一人升自西階進當 王

世子座前東向跪贊者唱跪宮官皆跪為首者賀稱具官某等茲遇三

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云律應黃鐘日當長至伏惟 王世子邸下與時同休賀訖

俯伏興贊者唱俯伏興平身宮官皆俯伏興平身為首者降復位典儀

曰再拜贊者傳贊宮官皆鞠躬再拜興平身左中護前承令降詣宮官

西北東向立稱令旨贊者唱跪宮官皆跪左中護傳令曰履茲三陽冬

云張長之節

願同嘉慶傳訖還侍位贊者唱俯伏興再拜興平身官官在位

者皆俯伏興再拜興平身官官以次出左中護前跪白禮畢俯伏興還

侍位 王世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一正至受群官賀儀前一日有

司設 王世子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設群官位於殿上文官二品以上在

宗室及武官二品以上在北每等異位南行東向相對為首設不升殿者

位於殿庭文官三品以下在東宗室及武官三品以下在西每等異位重行

北向相對為首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奉禮郎設門外位於東宮門外文

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其日 王世子朝賀訖還宮翊衛司

勒所部屯門列仗宗室及文武群官依時刻各服公服集宮門外位左

中護贊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

迎掌儀帥贊者入就西階下奉禮郎引群官等非升殿者先入就位左

中護白外辦 王世子著公服以出侍衛如常即座西向坐掌儀升就

西階上東向立贊者二人仍立於階下奉禮郎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

上入門左中護前跪請邸下興俯伏興還侍位 王世子立於座前宗

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升就位立定掌儀唱再拜贊者傳贊群官上下皆

前首再拜 王世子控首答再拜群官為首者一人進 王世子前東

向立賀稱某官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云律應鍾黃日當長至恭惟

王世子邸下與時同休賀訖退復位掌儀唱再拜贊者傳贊群官上下

皆再拜 王世子答再拜左中護前承令退傳令曰履茲三陽各至云願長之

節願同嘉慶傳訖還侍位掌儀唱再拜贊者傳贊群官上下皆再拜

王世子答再拜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降出門左中護前跪請邸下降

座俯伏興還侍位 王世子升座三品以下仍立於殿庭左中護前跪

白禮畢俯伏興還侍位 王世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奉禮即引三

品以下以次出一與師傅賓客相見儀前期有司設 王世子座於正

殿東序西向師傅位於西序二師賓客位於師傅之南小退俱東向北

上又設師傅及二師賓客次於宮門外其日質明翊衛司勒兩部仗衛陳

設如常師傅及二師賓客至宮門外次具公服左中護贊請中嚴師傅及

二師賓客立於正殿門西差退俱東向左中護白外辦諸侍衛之官各

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 王世子著公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 王

世子降東階下西向若二師賓客特見則王世子師傳及二師賓客

入就西階下 王世子升自東階就座前西向立師傅及二師賓客升

自西階就位東向立 王世子頓首再拜師傅及二師賓客頓首答再

拜若二師賓客特見訖師傳及二師賓客降 王世子降立東階下師

傳及二師賓客出門左中護前跪白禮畢 王世子入左右侍衛如來

儀一書筵進講儀每日清晨師傳及二師賓客至書堂輔德以下隨品

有司設 王世子座於正殿東序西向師傳座於西序二師賓客座於

師傳之南小退俱東向北上輔德以下座於前楹間并向東上 王世

子出座輔德以下入庭在東翊衛以下在西俱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再

拜訖侍衛如常師傳及二師賓客立於正殿門西差退俱東向 王世

子降東階下西向立若二師賓客進講則王世子不降階立於座前以俟師傳及二師賓客入

就西階下 王世子升自東階就座前西向立師傳及二師賓客升自

西階就座前東向立 王世子頓首再拜師傳及二師賓客頓首答再

拜若二師賓客進講則二師賓客先拜就座輔德以下並升座 王世子先講前日所受

師傳及二師賓客進講如式講畢輔德以下還侍衛師傳及二師賓客

降 王世子降東階下師傳及二師賓客出門 王世子八依兄○丁

酉視事輪對經筵○戊戌受朝參○御慶會樓下觀宗親射侯○己亥

受常參○庚子日暈○受常參○傳旨承政院 宗廟及兩殿薦新如

梨栗棗杏林檎之類恐有蟪虫欲割剥以薦其令詳定所博考古制

以聞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等以爲有虫者可疑然薦割剝不全之果古文所無且近褻慢宜更精擇判書鄭招以爲祭祀禮科邊實有栗黃則栗取其實似亦有制至如梨棗林擒之類古無割剝之文宜以全果薦獻傳旨禮曹及文昭廣孝殿直等曰自今如杏梨棗栗綠李林擒等物薦進時開剝看審十分內八九分不虫損則精究揀擇以薦若至三四分虫損則勿復揀擇○辛丑大雨○兵曹啓江原道人民因所耕瘠薄失農以至流移四月以後還本各戶請蠲今年田稅以恤其生從之○義禁府啓平安道監司推鞠平壤囚權每同不肯覈實濫行拷訊多傷人命據取供招織成其罪移關刑曹刑曹更不推明報政府政府又不詳察輒移文刑曹請推刑曹政府官吏等不允○癸卯受朝參引見左武衛所遣上副官人于殿上○義禁府提調判書權軫申商參判沈道源委官大提學河演左代言金宗瑞等啓前日請刑曹政府官吏等之罪未蒙依允臣等以爲此乃人命重事若不推明其罪後無所懲不可但已上曰已經赦宥何須更推軫等又啓前降赦宥非是大赦也請推所犯止於徒罪則勿論宜矣若涉流罪則固不可赦也且曾囚官吏所犯皆在赦前而尚鞠之獨此政府刑曹事同而獲免無

乃不可乎不允曰趙賚等躬自推鞠不肯精察以傷人命且使人誤入於死不可不推若政府刑曹但據已決正文案承誤施行而已其罪固不同也○以金益生爲右軍摠制柳孟聞中軍摠制崔海山左軍同知摠制皇甫仁刑曹參議奉礪吏曹參議元昌命僉知敦寧府事金洽右軍僉摠制○司僕寺提調啓本寺專掌牧養牛馬而各道島串未能周知不勝文案未便請令兵曹移文各道審視空閑島串私馬入場處以報更遣委差同其道監牧官察水路遠近水草多小牧養便否分其可放馬幾處可放牛幾處具錄以啓本寺更磨勘成籍一置兵曹一置本寺一置各道以憑後考 從之○甲辰受常參視事○傳旨吏曹前此尚瑞寺及司膳署官負知申事獨行褒貶送吏曹以呈啓本深爲未便自今知申事與吏曹堂上同議施行○傳旨吏曹前此各道監司及節制使處置使首領官等箇滿則不論農時迺差送迎有弊自今依各官守令俟農隙遞差○刑曹啓今頒降恤刑教旨已令鑄字所印出頒諸中外然恐紙本裂破或遺失請令京中用刑各司外方各官板榜張掛其元本解由傳與 從之○東良北住兀良哈指揮孫多捕進土豹二口○義禁府啓平壤囚權每同事初無告狀者又無正賊濫刑拷訊

多害人命朴天茂李遜崔審律該杖一百流三千里金如晦杖九十徒
二年半周召杖七十朴景武杖八十徒二年趙賚杖六十徒一年趙從
生杖七十徒一年半然賚從生景武如晦召已經赦宥例當原免天茂
如晦追埋葬銀一十兩命依所啓但賚從生如晦景武並收職牒流瀋
于固城遜于光陽天茂于海珍○乙巳月暈○受常察○大司憲申槩
等上疏曰培養國脉在於重民命重民命在於慎刑辟一夫無辜至於
寃死尚致傷和今平安道平壤之民誣陷強盜拘繫桎梏重遭箠楚卒
致隕命者十人豈不召傷大和以病國家元氣哉刑曹於寃獄重罪悉
然不察議政府止准刑曹決案更不磨勘倘非 殿下日月之明其生
存五名亦將爲寃鬼矣言之至此實爲痛心不圖聖朝刑獄寃濫至
於此極也其治獄官吏與監司已蒙罪責惟刑曹政府恬然居位有乖
於法伏望 殿下將刑曹判書鄭欽之參判朴葵參議李叔時正郎閔
伸朴根佐郎李仁孫鄭箴李宗審議政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參
贊吳陞李孟昫舍人尹炯趙瑞康等特加責貶以示警戒以垂後法
上曰此事在赦前初欲勿劾然趙賚趙從生等常在平壤躬親推覈不加
詳察其罪不可不推政府刑曹非不用心詳察然囚人服招文案已成

贓物亦見何由知此輩之誣服乎本無罪辜况以赦前之事而加罪大臣不可持平李師曾啓曰無辜而枉刑致死者九人僅保餘喘者五人則政府刑曹者正當省察之時乃不審獄詞妄置死地捨此不懲將誰懼焉若以赦前而不加杖笞宜從賚從生之例收其職牒 上曰政府刑曹與前後監司之罪大相不同監司親自推鞠眼前九人之死暫不驚駭不肯用心精察其罪大矣然以赦前之事只收職牒至於政府刑曹則據本道決正文案承誤施行而已何知此輩之冤獄乎予不允從師曾又啓曰政府刑曹昔日永興軍器庫放火人推劾之際亦不用心使曖昧之罪致之死刑 聖上明察開釋無辜政府刑曹宜當盡心精察思免厥愆今又如此請加罪責 上曰永興之事誤決之罪政府刑曹罪有輕重故其時獨責刑曹政府則命還就職且事有所未施行者有所已施行者若未施行之前雖不自覺他人知非而改正則律無罪責宜勿加罪○右司諫金頤等上疏曰刑罰國之重事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贖故凡有罪者雖至於死必三覆奏然後乃斷者所以示欽恤之意也今者趙賚趙從生等爲平安道觀察使當平壤囚人權每同等推考時賚取兒童無實之言枉行酷刑致殺無辜其爲掌邦刑秉

國鈞者所當動念而致察者也而政府刑曹不究情實徒據文案以達
聖聰非唯不問無辜而至死亦將陷無辜於死地其爲不仁不明甚矣
伏望命下攸司推明政府刑曹曠官廢職之罪 上教如答憲司之言
右獻納李宜洽啓曰賫取小童無實之言濫加酷刑致傷人命雖一人
死於非罪亦且驚惶况無罪而隕命者九人則置而勿論誠爲不可請
下攸司推覈 上教如前○傳旨戶曹平壤府濫刑致死韓元吉金居
乃金貴連沈莫松崔彥金元夫沈於伊金珠洪尚南及永興府濫刑致死
內隱達等其各賜米豆并四石復戶三年○全羅道處置使進場島折
爾島德仇島所得青琅玕五十九枚賜得者六人各米豆并四石○御
慶會樓觀宗親射侯賜物有差又令軍士弄習杖○義州大雨三日
漲入義順館漂流人家三戶溺死者人六牛九田多損毀○上謂代言
等曰近來未納史草者幾人何以罰之金宗瑞對曰修 太宗實錄時
未納者裴仲倫金漢老李升商朴錫命也法當懲銀二十兩禁錮子孫
錫命升商以功臣故免子孫罰仲倫漢老則禁錮子孫但免懲銀耳
上曰前此受罰者幾人宗瑞曰未知 上曰欲用漢老之子敬哉何如
考古制以聞安崇善啓漢老曾犯不忠又失史草何不據法以廢萬世

之當典乎 上曰漢老雖曰不忠其實賤昧漢老之心惟恐讓寧不愛
女子之故也○丙子受常參○親傳望祭香祝○刑曹啓讓寧大君禋
家奴射殺路人大狗律該杖一百徒三年刺字命依所啓但勿刺字○
知申事安崇善啓前日贊成許稠與臣云今國家升平日久四境無虞
禮樂之盛教化之治無讓古先然間有可言者近來以下凌上之風多
有之此甚驚駭者也愚臣特蒙 太宗之殊遇聖上之寵待無所圖
報常懷不二臣今年逾六十死無日矣豈有隱而不陳之事乎 聖上聽
信新進之狂言遽立部民告訴守令之法命在六典老臣以為自前朝
五百年以來未聞有陵上之風或前任守令道經前邑則鄉吏具冠服
送迎其風俗之厚至於如此今則不然時任守令小有微嫌反加告訴
以揚其過甚者辱其守令此等之俗恐不可長也 聖上不聽小臣之
言他日必有每焉 上曰稠之言然矣部民以自己事告訴守令者只
決所訟之事勿論誤決守令之罪何如崇善曰誤決守令以部民告訴
為嫌而不之罪則誰能畏法而正決哉為誤決爭訟日煩尤甚不可
上曰卿言是矣又曰許稠之言關於治體可謂善矣崇善曰誠如 上
教上曰許稠之志大略何如崇善曰如不永禁則此條勿載正典錄於

膳錄爲便 上曰大臣前後所議予將更見之○丁未日暈○受常參
視事○上護軍南及大護軍朴堧軍器判官鄭穰等進新做會禮樂器
○命移安置趙秩于京畿以母康氏上言也○工曹參判申穡上書曰
歲丁未 殿下憐臣顯親之情以父前內資尹包翅超拜通政判典農
尋爲奉常又迂司諫陞工曹參議恩至渥也甘隱山林以終天年實臣
父之意然以臣厚蒙 聖恩委任職事不忍離去臣竊念子之於父有
懷必陳臣之於君亦猶是也愚臣敢不冒陳 聖聽臣父年雖七十一
體氣康強且無疾病小心謹慎鮮有遺忘倘或臨民庶不負 殿下憂
勤之意今安東府缺員伏望加資以代之俾臣父更霑雨露之恩再榮
枯槁之資切復惟念後日追爵之榮孰若身帶黃金分憂巨邑輸荅明
特之榮快哉若失此機無復於平生此臣所以昧死以陳區區不已者
也伏惟 聖慈 上曰穡上書以干父爵指言窠闕情涉無禮非識理
之士所可爲也然古人有爲親故受汚辱之命者以此觀之穡之志可
恕也姑留之○戊申御慶會樓觀宗親投壺賜物有差○己酉月食○
庚戌受常參○御慶會樓觀宗親投壺○兵曹啟內禁衛忠義衛別侍
衛軍官等各受本番節制使薦狀每於除授日進呈非但難於覈實甚

爲亂雜請自今所屬三軍首領官同各衛各番色掌磨勘以每品仕多者每季月報本曹憑考施行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命依所啓但忠義衛依前例施行○辛亥受常祭○頒賜新印恤刑教旨于京外官及宗親東班五品以上西班三品以上○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禹承範之女何不在選揀之列對曰孟思誠云世有刑人不合并選上曰太宗嘗云承範祖玄寶有功於予宜錄子孫以報之承範今受何任對曰嘗以黃海監司時事罷職今爲別審副提調上曰後日除拜勿忘更啓崇善曰玄寶之孫無職年高者多有之上曰錄其可任職者以聞○壬子視事上謂贊成許稠曰近聞卿與代言等言部民親訴守令者當勿許受理異達於予卿嘗言部民訴守令甚非忠厚之風太宗亦嘉納之歲庚子已立法予嘗思之卿言甚善至於自己所寃悉令勿受則假如守令奪民奴婢以與他人更不受理可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必立君長而治之不受訴寃則豈不害於治體稠對曰高麗維持五百年者專以絕陵上之風耳部民之於守令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截然不可犯也若訴其過惡則是猶臣子而揚君父之過也况時遣朝官察守令非法之事人人得言之乎上曰旣立告訴之禁又遣朝官

使民陳訴實爲矛盾時遣朝官特一時之法不合載諸六典古人戒事
不師古立法無據弊將若何稠不能對判書權軫曰禁民告訴則官吏無
畏忌之心將有故行誤決者矣判書申商鄭欽之大司憲申槩等啓雖
禁部民告訴自已許寬則呈誤決移送他官改正已成格例 上曰自
已許寬亦令不受之論未協予心稠等出 上請代言等曰許稠之言
何如知申事安崇善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下情未
達甚率治體 上曰誤決改正後勿論其罪何如崇善等曰若分辨改
決則己有成憲焉得免罪不論其罪則請托誤決之風起矣 上曰僉
議不同若此其令詳定所更議并削時遣朝官考察條○傳旨承政院
前此每月初一十六日師傳賓客書筵官皆會進講後必饋餉自今除
十六日以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師傳賓客書筵官俱會書筵進講後
仍設酒果○更曹啓馬政軍國重事故各道監牧官除兼任驛丞欲其專
掌以收蕃息之效近來孳息數少殊無實驗請令二品以上各舉三品
以下勤謹奉公且知牧養之術者一人從之○癸丑御慶會樓觀宗親
投壺賜物有差○甲寅日暈月暈○受常祭○分遣軍容敬差官于諸
道○兵曹啓司僕理馬等因無訓誨醫方理藥針刺皆以臆度爲之請

擇寺屬醫負可堪者二人給一適兒職選諸負養理馬之年少穎悟者分隸二醫傳習馬醫方及經驗藥名治療之術不識字者則以言語解釋教訓其醫負能否則本寺提調考其受訓者治馬病多少歲抄啓聞錄用其傳習人以理治最多者錄用從之○義禁府啓僧洪惠妻崔莊與得夫禿同等謀殺洪惠得夫又與今音知謀殺人禿同得夫今音知律該處斬崔莊凌遲處死從之○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等啓大明律文語意難曉照律之際失於輕重誠爲未便乞以唐律疏義議刑易覽等書參考譯解使人易知 上曰然錄其可編輯人名以聞○乙卯受常參(傳旨吏曹各處提舉別坐等口傳未久隨即叙用非獨違久任之意新舊間公務廢弛目今待滿周年叙用○詳定所提調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判書鄭招等議啓元尹以下致賻期親米豆并三十石大功親米豆并二十五石小功親米豆并二十石總麻親米豆并十五石袒免親米豆并十石○戶曹據義禁府牒呈啓明火賊沙介無知捕獲人請以綿布一百匹并犯人家產一等龍守給八十匹三等者叱金二十四匹從之○吏曹啓宗親府典籤司未有所屬無考察廢賤之處請屬本曹依宗簿寺例與本寺提調同議等第從之○命舍人

趙瑞康少尹權克和譯解大明律于詳定所○傳旨同憲府婦女上寺
其風稍息婦女淫祠頗多有之其痛禁城內○丙辰日暈○受常察視
事 上謂左右曰今年水田之穀何如判書權軫對曰草多茂穢不勝
鋤治故不茂盛 上謂代言等曰欲令人徧觀近處禾穀之狀差遣知
農事郎官一人審之右代言南智對曰諸道來人言慶尚道豐盛全罷
咸吉道倍於慶尚近年所無忠清道減於慶尚道京畿尤減於忠清道
上曰自古咸吉道失農則已矣豐盛則他道莫及○傳旨書筵賓客世
子長於深宮無所見聞接人則顏色赧然舉止羞澁自今若宗親於壺
射候則令世子入侍習見接人進退之儀何如鄭招尹淮等以為上
之所為非禮不動可令世子入侍觀感申樞鄭麟趾以為世子今方學
問未可習見雜事 上曰投壺古人所以觀心術之邪正者與焉可也
射候則不令見之○教旨大抵職任因事而設兩殿及世子宮行首牽
龍等以不緊之任超受官職甚為未便其中宮行首牽龍尤無所任虛
受官爵然是 祖宗之法則不可輕罷此乃前朝之習因仍未革以至
于今自今大殿及世子宮繳扇差備兵曹以忠義別侍內禁衛身彩可
觀者臨時差定中宮則代以宦官其行首牽龍悉令罷去遂下詳定所

議之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工曹判書鄭招皆以爲可仍咨大殿世
子宮織扇差條專以忠義衛代之從之○丁巳禮曹判書申商啓今見
回賜左武衛物件以日本物價較之則回賜之物不過三四分之一交
隣之義似薄况光緒一匹直綿布八九匹扇子則雖中原一柄准黃金
二兩其直至重今戶曹於光緒一匹准絲布二匹扇子五柄准正布五
匹實是太輕雖不准本價宜折半以給 上曰予意亦然光緒一匹准
綿布五匹扇子一柄布子一匹更磨勘以啓商又啓今命分遣軍容敬
差官于諸道臣謂七月雖曰農隙然晚穀除草及秋耕等事尚未艾守
令聞此必令修補城堡以致耕耘失時遠村之民因點考軍器常聚官
門其弊不覺且前此亦無七八月發遣之例待冬而遣猶未晚也從之
○江原道監司高若海啓事父母謹喪祭孝行全備者夫亡守信固守
貞節事舅姑盡孝者謹錄于後請旌表門閭以礪風俗江陵府住故判
事李長密之子前郎將成茂前司直善茂司直春茂司正陽茂父沒母
年七十九病不食謂諸子曰欲嘗鯉膾諸子到江濱鑿冰求之一鯉躍
出持以供母其病小愈前知泰州事朴子良之子簽事父母孝供甘旨
謹定省毋沒歛葬祥禮事之如生父年九十六謂簽曰汝之孝養則至

矣不仕微賤是可恨也勸令從官簽曰侍側嘗藥者唯我耳何忍遠離
養父紆至鄉閭服焉橫城住前教導高肅父歿廬墓三年一從家禮服
闋母年八十九肅除通川教導辭不就盡心孝養春川住故將軍朴思
德妻韓氏夫沒有子二人勿令守墳自廬墓側若將終身者四年丁剛
涕泣固請奉還其家守節待死平原縣住故雲山郡事黃載妻金氏其
夫畜二妾于家略無妬忌尤致敬以安其心年四十夫亡服喪畢其母
欲奪志金斷髮爲尼事寡姑十年姑沒服喪二年其母年八十七朝夕
奉養躬自執饌蔚珍郡住小莊夫溺水死族人怜其早寡將奪志小莊
固拒曰舅姑皆老予若棄去誰奉救水况良人臨行謂予曰吾父母年
已八十命在朝夕予若未還汝肯盡心孝養乎妾許之予若負約非人
類也何面目見亡人於地下待舅姑歿克終大事予所願也竟不嫁
戶長朴英括妻早寡親族欲奪志婦據義固拒知不免曰必予訟于官
終不改節原州住金俊妻夫亡服三年喪遂不食肉茹葷已十五年父
母欲奪志亡走舅姑家竟不得嫁旌善郡住金仲陽妻夫亡奉養舅姑
日謹不解已三十一年記官李奉彥妻夫亡父母哀其早寡欲奪志婦
誓曰予若改節生何顏見隣里鄉黨死何見良人於地下獨居者已三

十七年平海郡住黃歸仁妻夫亡事舅姑盡孝姑沒終三年哀痛如下禮曹磨勘以啓○禮曹啓左武衛使送籠甘味求白鴨一雙大狗一隻命給之○大司憲申鑾等上疏曰禮婦人晝不遊庭無故不出中門所以謹婦道也本朝經濟禮典內兩班婦女除父母親兄弟姊妹親伯叔姑親舅姨外不許往見違者以失行論今士大夫之妻諂惑鬼神山野淫昏之鬼靡不祀之其中松嶽紺嶽尤極崇事每當春秋躬親往祭盛設酒饌托以娛神作樂極歡經宿而還誇耀道路俳優巫覡前後雜沓張樂馬上姿行嬉遊其夫非惟不禁恬然偕行不以爲恠者比比有之非惟婦女失德莫此爲甚昏惑邪媚之積習巫覡歌舞之淫風將不可禁請自今中外名山神祠婦女來往悉行痛禁如有違者依六典以失行論並罪其夫其神祠所在官吏不用心禁制者依律論又有山棚難禮允諸盛觀之事大小婦女或張幕路傍或於行廊樓上覲面縱觀略無羞愧甚乖婦道尤宜痛禁違者亦依上項例論罪命留之仍傳旨司憲府曰士大夫妻親往中外神所祈禱有乖禮俗自今如有親往者並家長論罪神祠所在官司不用心禁止者並罪之○戊午受朝參○已未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賜左武衛使送上副官人各紬苧麻布各

六匹彩花席十張人參十斤船主押裝各細麻布各壹匹○傳旨承政院前日朝參見谷山府院君延嗣宗以行步艱澁除朔日朝參外勿令隨班何如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已命除常參然於五日朝參依舊詣闕除朔日朝參外並除何如然軫年齒雖高身尚強健行步無難何以處之左代言金宗瑞等啓嗣宗年未至老然有疾蹇澁上教然矣若思誠軫則年雖老氣強無病歷五日一朝參可能堪也傳旨禮曹曰自今延嗣宗朔日朝賀外勿詣闕○義禁府啓私奴朴萬亡吾之沙介無知於勿供招本年四月初八日與同倘高元朴加勿金韓珍衣大伐介等宿于敦義門外沙介無知言伐兒峴草幕只有三僧若往則可得糧矣遂與共議翌日暮使沙介無知先往草幕餘皆隨後沙介無知登後峯脫白笠揮之吾輩並進夜二鼓皆持杖於勿伐介拾石授之高元韓珍衣大朴加等擊一僧仆地高元拔蓋爇燃火投房內大聲勅曰盡出財物僧等罄所有給之一僧逃出朴加高元等追擊之僭佯死在地繫以葛索覆以空石韓珍衣大沙介無知等又擊一僧仆地高元以沙納兩目中用木釘刺傷至利泰院站分贓照律並斬不待時高元勿金朴加韓珍衣大伐介等雖在逃衆證明自即同獄成從之○庚申受

常叅左武衛所遣人辭命饋之禮曹答書曰專人惠書副以禮物謹啓
收訖茲將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十匹雜彩花席十張虎皮五令入參
五十斤紫狹皮靴三對青斜皮靴三對澱青皮鞞三副青斜皮五領紫
狹皮五令大狗三隻大雉雞三隻白鳩三隻就付回价論及貴國殿下
所索物件俱在別錄白鶴一隻白鴨雌雄各三隻各色鳩雌雄各三隻
白鵝雌雄各二隻銅鬚雌雄各一隻野雞雌雄各二隻 上覽之曰月
本所索之物甚多今只送本國所產之物其未送之物於書契內具由
以荅若何知申事安崇善啓日本書契之辭不合於禮況事大之禮則
宜纖悉修荅若倭邦則只錄所送之物其未送之物在其中矣從之○
禮曹啓書雲觀官負掌觀天文或不用心候察自今本司亦定候察官
每以天變有無本觀則禮曹闕內則承政院皆於罷漏前呈文以憑考
察其天文生元額二十又加十人從之○上曰允祭享祝文前期一朔
預先親押已有定例自今每遇祭享臨時親押傳香何如知申事安崇
善啓前此預先受押者恐臨時有故未得親押且不可代押也依舊爲
便 上曰然○辛酉受常然○兵曹啓各殿行首牽龍等以閑歇之任
超受官職未便請並革除大殿及世子宮繳扇差備以忠義衛內有身

彩壯實者依備身雲劍差定例本曹擇定中宮繳扇差備以宦官代之其傳嚴則代以司謁中禁則移屬司謁房其中禁取才定屬依前例本曹掌之繳扇藏於大駕儀仗一處臨時令蓋陪受出傳授奉持者革行首牽龍等分其仕日多小大殿行首內仕日最多者四品其次五品其次六品其次七品其次八品中宮世子宮行首內仕日最多者五品其次六品其次七品其次八品待闕叙用大殿牽龍內仕日最多者一人六品中宮世子宮牽龍內仕日最多者一人七品去官其餘牽龍等於七品去官處待闕分送前仕通計去官從之○兵曹啓今考軍器監各色槍或十二三尺或十尺十一尺或八九尺長短不齊殿庭列立時高下參差未便請自今軍器監及各道方物所造槍長短尺數曹與三軍都鎮撫軍器監提調同議酌定從之○禮曹啓會禮宴歌人三十四文舞人四十八請以奉常寺齋郎武舞人四十八奉常寺武工內擇年二十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穎悟兒養者差充其齋郎元數三百武工元數一百五十各加五十人從之○壬戌親傳朔祭香祝○傳旨承政院每月初一十一三十一日世子會師傳賓客進講仍設酒果熟時飲酒則汗出疾作師傳進酌於世子世子不得已飲之書筵官亦不得已飲之

於六月除會講乎雖會講只行茶禮乎左代言金宗瑞右副代言宋仁
山等以為會講之法纔立不可遽革且無極熟廢禮之文只行茶禮為
便同副代言李競以為六七月除會講始於八月為可從宗瑞等議○
上引見安崇善尹粹于思政殿品題人物時忠清江原兩道監司箇滿
當遷 上以戶曹叅議朴坤兵曹叅議李叔時刑曹叅議皇甫仁等議
之崇善曰坤則趙禾之婿也其妻母金氏濳行播中外豈可授以監司
之任監司至重守令臧否生民休戚繫於一身不可不選粹亦陳其不
可 上曰卿等之言然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二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三

秋七月癸亥朔受朝祭○宗貞盛致書禮曹請還被留鳩方等五名仍進大刀答書曰論及鳩方等安土樂業情願不回未得起遣唯往年被留未津介陸郎麻子古前等推刷發還回賜正布五匹○吏曹啓前此訓鍊觀參外去官爲首者除本觀注簿其次者以副司直兼奉禮今已革兼奉禮其次臨民爲當者請依成均校書館及成衆官例補外從之○甲子日暈○親傳秋享大祭香祝○以吳陞爲議政府參贊安純戶曹判書崔士康兵曹判書李明德工曹判書李皎都摠制鄭招藝文館大提學李漸同知敦寧府事尹淮藝文館提學禹承範兵曹參判高若海刑曹參判文貴中軍摠制趙完右軍摠制文孝宗左軍摠制柳殷之右軍摠制金益生中軍同知摠制田時貴左軍同知摠制李益珍慶昌府尹李士寬僉摠制皇甫仁江原道觀察使成達生成吉道都節制使朴礎江界節制使裴樞左獻納礎嘗坐賊且今衰老不宜邊將人多譏之樞無節人也今拜諫官亦爲時議所譏○乙丑南平縣監吳璉辭引見曰近來流民率皆就食金羅道往勤撫綏且官吏用刑多不中其克明慎○丙寅受常參視事○刑曹啓通事金陟語伴送人曰我國書狀

官比中朝御史漏洩國事律該處斬從之○傳旨刑曹中朝行以任之法故九年內苟有功能者各於本官仍加其職雖遭親喪待其除喪還授其職官吏犯公罪者雖至杖罪決杖還任通考九年乃行罷黜我朝則本不行以任之法而官吏犯公罪杖六十以上者贖罪還任未便且我朝本不久任故京官則雖無過失隨例迺差其犯公罪杖六十以上者雖使還任還任未久而欲用窠闕旋即適差則贖罪還任殊無意謂外方則既行久任其公罪杖六十以上情非故犯者可使還任然中外異例亦未使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右議政益思誠等以爲凡官吏犯公罪杖以上還任之法一從律文能稱其職者雖有罪責並令還任不稱者雖無罪責亦當貶黜其用舍之法隨其能否量宜施行京官雖累次遷轉每年兩考至三十箇月通考外官每年兩考至三十箇月通考至六十箇月又通考以其所犯次數輕重量加黜陟則京外庶同一體矣贊成許稠以爲國家既分輕重擇其當久任處立中外箇月之法姑就中外久任處依律文施行又各道監司所錯事除關係國家外待其迺代上京推劾命從思誠等議○集賢殿啓今考至正條格中統聖旨內一款諸告人罪者皆須明註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穢疑誣告者

抵罪反坐如有論告本管官司者許令直赴上司陳告其餘並不得越
訴如有冤枉屢告不理及決斷不公者亦令直赴上司陳告 上曰然
則古有訴告主司之法豈拘於陵上之禁而不訴冤抑哉向者許稠所
言矯枉過直不宜施行安崇善等曰君門遠於千里堂下遠於百里使
民不得自伸則舍冤負屈愁嘆於下而君不知矣禁民不告冤抑之事
甚非爲政之體 上曰待詳定所議得然後決其可否○丁卯受常參
○慶尚道監司啓草溪郡住私婢若非一產三男二男物故代言司啓
一乳三男者贈米十石若二死一生則無賜米之例 上曰古人云一
乳生三男賢材多此女二子雖死賜米不亦可乎安崇善啓無舊例不
可賜命下禮曹議之本曹啓宜減半賜五石 從之○戊辰太白晝見
○受朝祭○藤七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二百七十一匹刷遣被留人
孫三郎○王女卒年二歲司記車氏之出也○己巳兵曹啓前此濟州
監牧官高俊上言陸地各官避役鄉吏官奴驛子公私賤隸諸色匠人
津尺鹽干等有役雜類十年以後逃亡歸者已皆推刷出陸其陸地
各官雜色軍丁逃避入接者亦依上項例出陸各還本役請自今濟州
入歸人等令所在官考京外官印信明文以察出入如有逃匿後現者

其容隱戶主里正長及守令並依六典論罪 從之○摠制崔法卒致
 吊致賻○庚午親傳 元敬王后忌辰祭及風雲雷雨報祀祭香祝○
 以金一起僉知敦寧府事李宜洽左獻納○辛未日珥○吏曹啓新設
 兼監察祿牌請從兼職以正六品職事成給 上曰九官吏給祿例皆
 從實職欲從兼職無乃不可乎古有其例乎知申事安崇善等啓無舊
 例不可從兼職 從之○吏曹啓三別窰因新設事煩但以別監二員
 分左右考察燔瓦為難請加設二員從之○壬申月暈○癸酉受朝
 容視事○司憲府啓黃州判官李承門在官聞其父遜杖流南極終莫
 之願殊無人子之義律該杖八十 上曰罪承門則後日在外居官者
 父雖小罪被囚並棄官而來處之何如代言等對曰承門之父累日被
 囚罪且不小承門在任不來罪誠不細 上曰然命減一等承門前此
 為承門判官聞無子三寸叔金孝孫之喪即顛倒奔喪監司嫉之囚于
 高原識者鄙之 今視其父曾不如叔非厚於叔也慕其財也行若狗彘
 不足責也○詳定所都提調孟思誠提調許稠鄭招等議啓去庚子九
 月日禮曹受教府史胥徒不得告其官負品官吏民不得告其監司守
 令者正以姦猾之徒有不快意謀欲陷害摺捩過犯以告之非謂舍寬

負屈者不得伸理也癸卯四月日司憲府受教外方誤決呈其道監司監
司誤決呈本府緣此中外官司受理守令監司誤決乞仍續與舊文其遣
朝官按行州郡大小守令貪污酷刑等事悉令裁摘雖竦動一時以耳目
聽察爲治本非美法况既已下教禁品官吏民告其守令而又遣朝官受
其告訐實爲矛盾乞除此法 從之○知申事安崇善啓大提學鄭招語
臣曰予受校正曆法之任今已數年未得其要日夜憂慮校正官行司直
庚順道年老司直金久罔懶慢不勤以此二人終身不得也明矣書雲判
事黃思祐行副正朴恬皆庸暗問之東則曰東問之西則曰西此亦難與
有爲也願與同知摠制鄭麟趾同加校正 上曰予聞金久罔懶慢之儒
崇善曰吟風咏月則此輩可矣任國事則誠不可矣 上曰使鄭麟趾往
同鄭招校正之天文雖未可詳知以所及知者立彙則後人可以因此而
成就矣○吏曹判書權軫請遣各道踏驗敬差官 上曰去歲大臣等念
損實不中請除委官分遣成衆官又有弊焉今年勿遣敬差官與踏驗官
委諸其道監司可也○上曰予聞桑葉有餘虛棄不用加定蠶室別坐養
之何如安崇善對曰桑葉有餘矣又作蠶室何害金宗瑞南智尹粹宋仁
山等曰今年新立三別窰役民甚煩不可別作蠶室但於昌德宮差定別

坐養之爲便養之既異如有餘桑勿禁民間採取亦無妨也 上從宗瑞等言○甲戌日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受常參○傳旨禮曹出使二品以上賜餞之時受餞者或托故不赴甚爲無禮自今若有不得已之故則親自啓達若未親進則令子弟具由以啓以近日咸吉道節制使成達生雞林府尹金乙辛皆托故不預餞宴故也○義禁府啓伐兒峴草幕強盜私奴伐介律該處斬 從之○乙亥日暈○受常參視事○刑曹啓安州水軍徐巨萬謀殺人律該處斬 從之○刑曹啓揚州戶長申立因公差到日下咸豆彥家打其母致死律該處絞命下政府諸曹同議參贊吳陞贊成許稠判書權軫等以爲按律文因公歐人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此專指官負言之非謂使令也用此律減立罪不合制律本意况豆彥母於差去事不相干涉立若得生則猾吏無所懲戒宜從所啓參判朴信生鄭淵申樞沈道源判書崔士康李明德參贊李孟昉右議政孟思誠等以爲因公挾私未甚現著又不服招罪在可疑宜從未減命減一等○贊成許稠啓今士大夫家以其祖考之神委巫覡家誦爲衛護或給奴婢至四五口云若不給則父母之神病後嗣幽明雖殊理則一也安有父母之神而病其子孫其甚爲非義請令憲府痛禁 上曰安知爲衛護奴婢而禁

之手稱曰使管領與隣里考之若不告而現則并其管領隣里罪之則安有不告者乎 上然之大司憲申槩亦啓非獨給奴婢或稱避病或稱問卜士大夫婦女公然往來巫覡之家者比比有之請并禁之 上曰自今其禁衛護及兩班婦女往來巫覡家○丙子日暈月暈○受常祭○親傳望祭香祝○司譯院注簿方致知回自遼東啓使臣昌盛尹鳳張童兒張定安二行相繼發向本國以判漢城府事盧閑吏曹叅判鄭淵爲遠接使○傳旨漢城府務停之法專爲農民也元隻俱在京中者亦不聽理甚爲未便自今不干農業者所訟依式聽理○丁丑受常祭視事 上謂左右曰前此使臣來者多則遣遠接使一人乎二人乎吏曹判書權軫對曰遣一人知申事安崇善啓盧閑云 太宗時三使臣因一事而來遣遠接使一人 上曰予亦以爲若因一事而來則令盧閑接見鄭淵可還也然雖因一事而來遣遠接使二人分爲二行接待而來則無乃輕便乎軫曰分則便矣若不分則如之何 上曰此事未可預知遣二人可也且朝中頭目與遼東頭目待之有差中朝之令也我國前此一體待之今頭目來者甚衆待之有差如何軫及鄭欽之等對曰頃者無等而今乃有差則必生忿隙矣 上曰頭目多而大平

館窄待之如何申商對曰修葺與天寺分處可也 上曰使臣若不分送則難矣造草屋於館旁而接之可也商曰將寒奈何 上曰造屋而塗墍之可也以予所知頭目之多未有如此時者也商曰前此未有若是之多但元朝釐降公主之後使臣頻頻往來頭目甚多分接宰相之家受供具而饋之 上曰其時釐降公主使臣之無時來往然矣○儀禮詳定所啓自今 王世子賻外祖父母嬪父母師傅米豆并三十石賓客二十石從之○刑曹啓江界府女大伊與奸夫百姓嚴松謀殺本夫金貴生大伊律該凌遲處死松處斬從之○吏曹啓前此南部中部學堂置教授官及訓導官各二人以任教訓今赴學生徒漸盛倍於他學堂未易教訓或致廢學請中南二部學堂各加教官一人從之○安崇善啓留後司舊都且國家初面鉅處今留後崔蠲老衰無儀彩且闕於處事使臣見之必笑宜迓其任 上曰移任忠清監司何如崇善曰監司之職重矣蠲所至有不廉之名不宜此任 上曰後日更啓改差○上謂禮曹判書申商曰近來使臣無歲不來中國與本朝合為一家情親至矣然九人之交親則必踈理之自然今待使臣不以相親為恃蓋修禮敬待之可也申商曰 上教是矣 上曰本朝昇平四境無

虞當今之事祇事朝廷而已使臣供辦之事盡心爲之可也○戊寅判
康津縣事吳傳三和縣令鄭詵辭引見曰守令之任安民省刑爲重且
水車備旱重事依法排設則於民大有利焉○禮曹啓兀良哈指揮孫
多進土豹二口請回賜繚布四十匹 從之○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
啓富山浦出來倭如仇麼而老古未而老等二名欲見乃而浦恒
居母親請從願相見自今情願留居人外父母族親相見還歸者其
道監司直斷行移 從之○已卯月暈○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
遣宣慰使都摠制李皎于安州兀良哈千戶也吾家等來獻土宜賜笠
靴回賜綿布五匹○復以河敬復爲咸吉道都節制使命停新除成達
生之行○兵曹啓前此進獻狗兒京畿六十六隻忠清道九隻慶尚道
四十二隻全羅道五十九隻黃海道各十三隻平安道十一隻咸吉道
三隻分定給料養飼曾因傳旨並減前數於各道營鎮只許四十隻分
養今次進獻時恐或不足請依前定之數求索給料豐養以待 從之
○司憲府啓巫覡本不得雜處朝市於城外遙隔處稱爲巫覡里區別
居生其來已久近來雜處兩班婦女無時來往或招集病人至使穢氣
傳染隣里甚爲未便請自今並就城外同類聚居處且士大夫家往往

以祖考之神稱爲衛護邀致巫覡之家給與婢僕以充役使闔門親往
諂贖祀之小有疾病指以爲祟輒行祈禱殊無尊祖敬宗之義兩班婦
女偶有疾病托以避病往依巫家其違婦道自今痛禁如有違者罪其
家長及巫家其不告舉管領色掌並皆論罪 從之○兵曹啓海州人
趙貴生欲奸義母其父永生擗貴生髮貴生紕其指令仆地律該斬不
待時 從之○刑曹啓乃而浦留居倭時羅三甫羅因與販到巨濟縣
官奴李先乘醉恐嚇時羅三甫羅執到船泊處探其所載物繫其髮欲
付官時羅三甫羅逃走入水李先追執之相與浮沉時羅三甫羅登船
擠李先溺死請依律徵錢四十二貫給付先家 上曰李先執時羅
三甫羅時羅三甫羅欲脫走入水李先不放遂至溺死是自取也勿論
○庚辰受常參○安崇善啓今來使臣頭目至多供億雞豚恐難繼也
宜分定京中入戶收納 上曰以米貿易何如崇善曰國庫米有數若
限使臣回還貿易則國庫殆盡矣 上曰歛之於民義所未安對曰中
外何擇焉外方所納亦歛民間者也若歛所不當歛則 上教然矣今
日之歛迫於事勢不獲已耳 上曰古人云軍旅之事則雖歛民無妨對
曰今日使臣供辦之重豈下軍旅乎 上曰其議于戶曹以啓○辛巳受

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聞使臣爲招安楊木谷兀而來其歸也若

少與軍卒則危道也多與則野人驚怖恐生邊釁具辭奏聞何如孟思

誠權軫等啓曰誠如 上教 上曰使臣若往來童猛哥帖木兒處則

護送馬兵不可不與思誠等啓曰此則曲從爲便 上曰然 上曰使

臣因打捕海青橫行各官弊亦滋甚雖非使臣親監捕捉本國素所盡

心將具辭奏聞何如思誠等云 上教允當 上謂崇善曰高麗行師

北方爭戰甚多尹瓘之事亦載史冊今春秋館詳考以聞 上又曰我

國儀仗之數本以百計後見金瞻家所藏儀仗圖然後減其半今減金

銀鐙瓜鉞鈇之數而增旌旗扇之數改造則無乃金銀不費而儀仗

不減乎儀仗之數令集賢殿考古制以聞○司宰監正李成幹刑曹佐

郎金滉啓臣等妻兄前少尹閔休方居殯側今曉無因自到即命義禁

府劾其由休驪川府院君汝翼之子也○賜祭于驪川府院君閔汝翼

教曰翊運開國誠稀世之殊勲崇德紀功乃有邦之令典思克篤於終

始禮當備於哀榮惟卿以端正之資溫雅之量謙恭有守勤儉無華加

以學問之專精德業之崇廣遭逢 聖祖於潛邸以管軍務之樞機當

前朝魚爛之時寔我家龍興之日衆咸戮力以推戴卿亦協心而贊襄

克成厥功用集大命拯人民之塗炭誓帶礪之山河令聞夙彰嘉猷畢
獻荐膺器使徧歷清華是以 昭考隆簡注之恩寡人深倚賴之望至
乃守山陵而恭恪允副予之孝思陞爵秩以褒崇曷稱卿之偉績真四
世之元老而百僚之表儀何朝參之未幾遽訃音之旋報追惟往行惕
然興哀既令節惠以易名茲遣禮官以致奠於闕者英既逝慨舊德之
難忘寵數斯加慰貞魂之不昧○義州平壤虫食禾○兵曹據慶尚道
監司關啓右道都萬戶道船軍十六名敗船溺死請依例致賻復戶從
之○壬午遣宣慰使都摠制柳殷之于平壤○誠惠翁主率芳幹之女
上護軍趙慎言之妻也傳旨代言司此翁主非他宗親之例也致奠致
賻有無及大君以下宗親行服與否其議政府諸曹以啓右議政孟思
誠等以爲翁主義絕不可依宗親例致祭及賻又不可服喪鄭欽之以
爲女已許嫁則雖叛逆不緣坐及其亡也不可不服從思誠等議傳旨
承政院懷安君之子義絕 宗社不可行服又不可致奠然 太宗常
加矜恤或召見于內女子之未嫁者俾之有家且其女子皆授官爵予
又聞其未嫁之女放置于外者躬親并白甚憫之議諸大臣人給奴婢
二十口以厚其生今趙慎言之妻雖不可以他宗親之例致賻情所當

恤欲賜賻物何如今禮曹擬議思誠商招等以爲女子之未嫁者俾之
有家給以蒼赤但令免飢寒耳女壻若有可用者授官爵非以妻故不
論賢否而用之也至於致賻則優待宗親之禮豈可輕施於義絕有家
有子之婦乎許柁沈道源等以爲前以公義下議臣等亦以公義啓之
今則以私恩下議臣等亦以私恩獻議從略例賜賻爲便從思誠等議
○義禁府請鞠閔休妻及妹壻李成幹金混權末生等從之○戶曹啓
使臣支待肉物已令各道上納然其數甚多未易猝辦請令京中各部
除鰥寡孤獨外勿論雞鴨大戶納五首中戶三首小戶一首又令禮賓
寺仁壽仁順府於諸處供饋毋用鷄兒從之○癸未親傳敬順王后忌
辰祭香祝○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禮婦人晝不遊庭無故不出中門
聖人所以謹嚴婦道至於如此本朝婦女循襲前朝弊風每有絲棚攤
禮及盛觀之事爭聚街巷盛張幄幕或憑樓欄覩面縱觀恬不羞愧非
惟有乖婦道竊恐使聘接迎之際或致蕭同叔子之笑欲自今婦女觀
戲一切禁抑以革弊風以正婦道不勝幸甚不允○戶曹據黃海道監
司關啓今來使臣四頭目一百五十比前倍多况尹鳳留連本家時支
費浩繁所用油蜜舊者已盡新者未產乞本道所納義盈庫油蜜勿上

納用之今考清室則京中用度亦不足請除其道各官上納貢油十石
從之○兵曹據忠清道監司關啓僧徒本非安土恒居少有差役隨即
逃避又每年七月望後則稱為移山負擔流移者絡繹於道自三別窰
役僧軍以後盡數流移役將及民甚爲可慮請限三別窰畢役并於時
居寺社錄籍禁其出入若以覲親不得已隣境出入者所居官給行狀
後乃行無行狀出入者勿論有無職治罪充軍且居各寺可當差役者
皆以京中各司及橋梁營繕之功受職者以微功受職苟免其役未便
乞并赴役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參判申檣參贊吳陞等議謂宜從所啓
判書鄭欽之贊成許稠判書權軫右議政孟思誠等議不可役有職僧
餘依所啓命從思誠等議○義禁府啓今鞠閔休妻及李成幹金滉權
未生等皆云休常以未定父葬地爲憂每言寧死不食飲恐因此自剄
命皆釋之○甲申親傳 度祖忌辰祭香祝○命知 由事安崇善議于
政府諸曹曰得免歲貢金銀之後去年使臣初來宴享時花裙用金銀
與否議諸大臣或曰可代以他物或曰可仍舊用之予從仍舊之議然
金銀器皿尚仍舊用之似乎不可欲代用朱紅盤旣已命造今宴使臣
用銀盤子用朱盤乎且前賜磁器用輒虧破曾以金銀飾邊今當宴時

脫其飾而用之乎因而用之手若以金銀器不可示於使臣則本國臣僚金銀之帶使臣所目擊處之如何左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稠判書申商欽之崔士康參判申檣等以爲除銀盤代以朱盤磁器之飾因以用之可也參贊吳陞參判高若海禹承範等以爲我國銀盤之用使臣已曾見之豈可遽廢不用與朱盤間用可也磁器則仍舊用之○賜酒讓寧大君禔○掌令金復恒請允前日之疏 上曰歲已亥司諫院亦以此事上疏予親啓 太宗太宗曰本國舊俗其來尚矣別無巨弊何必強禁 太宗之教如此故不禁至此爾等上疏之意美矣然一朝盡革爲難且以古視今則猶減矣況中國亦有燃燈儺禮山棚雜戲則都人士女舉皆爭聚誇視昔漢時匈奴入朝士女亦爭聚觀則古亦有其風矣豈可以汲汲禁斷漸次治之則其風自絕矣○乙酉月暈日暈○禮曹啓諸君以上則有禮葬自元尹以下至期親則致賻米豆并三十石大功親二十五石小功親二十石總麻十五石袒免親十石并行致奠致吊從之○丁亥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傳旨兵曹江原道江陵府方林洪溪驛等處講武場內人民可居之地聽民居住耕種獐鹿外熊猪虎豹勿禁捕捉○以朴瑞生爲兵曹參議李叔

時工曹叅議○知秦川郡事捕白鷹以進賜衣一襲○兵曹啓義州百戶依慶源鏡城例差下已曾立法請自今差七人從之○上欲以戶曹叅議朴坤爲忠清道監司問吏曹判書權軫曰朴坤妻母雖有醜行非自己之事差遣何如軫對曰監司之任至重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淫女之督不宜黜陟之任又問戶曹叅判朴信生何如軫與安崇善曰學術荒疎不宜處煩又問前知申事許誠喪畢乎軫曰未也 上以李叔時爲忠清道監司軫曰慶尚道都節制使李澄石赴任已五年可適 上曰何故若是久歟軫曰其弟澄玉爲慶源節制使改授澄石慶尚節制之任使養老親今澄玉已適宜改澄石之任 上曰然以同知摠制金益生代之○戊子傳旨承政院使臣支持雞兒於京中各戶收納心實未安今各官差等上納何如安崇善 啓上教至當然各官雖有會計雞兒皆爲虛數有名無實必取於民而納之轉輸之弊亦不爲細以此較之京中收納反爲便易○大司憲申槩上書曰臣資性朴愚學術粗淺謬蒙主知歷任中外濫側清班訖無絲毫之效何意寵渥屢霑微軀長于風憲尤所不堪竊惟耳目之官紀律之權自非剛毅之志骨鯁之風介特不群雅望義色動于朝端者莫可處也而臣敢以蚊背認負太山遂

致處事不敏被劾法官何逃失職之譴况臣素患寒熱頃在全羅遽發
沉綿殆瀕於死數月乃間潮熱餘氣今猶不止乞令免職以保孱庸不
允○已丑視事○孝寧大君補敬寧君祔等啓前此典籤司於六曹郎
廳依政府舍人司例通關今吏曹以本府爲所屬令除關字呈狀然無
堂上議合之辭而擅自呈狀未便若錄堂上議合之辭則呈狀無例請
依政府舍人司例施行命勿屬吏曹且勿褒貶○慶尚道監司啓一巨
濟島外面栗浦之田聽河清加耳瑟浦接居之人仍舊耕作令王浦永
登浦萬戶考察守護一河山島之田距兵船所泊處遙隔且於水路二息
程農民乘小船出入恐或見害自今禁其來往耕作一彌勒山北外面
海平之田置別望守護令農民來往耕作使不得恒居一興善島東外
面巨乙亡浦外面長串禁民居及耕田巨乙亡浦内面之田令人民徙
居于内面赤梁近處置別望守護來往耕作一南海島東外面蘭浦居民
徙居于本島内面其田地令赤梁萬戶考察守護來往耕作一南海島南
外面加火浦古乙浦居民等所耕牛峴内面平山營田一處之田令平山萬
戶守護來往耕作其牛峴外面大洋邊之田禁民起耕命政府諸曹同
議皆曰可從之○命停京中各戶收納雞兒○傳旨戶曹今來使臣及

頭目倍於前數京畿平安黃海道支持所用油蜜燭蠟不足則其道監
 司以軍資米穀量宜貿易用之○前慶州判官金自怡上言臣不奸州
 妓駕鶴不報仍曰赦前之事不宜更論然其申訴之辭極為詳盡豈
 其行奸而如此發明大抵奸事不可如此強推監司曹致更定差使負
 五六致令二人死過矣自怡雖免此罪曾任麻田有不廉之名又與兄
 弟分父母財不均人頗鄙之○庚寅日暈日珥○受常參○傳旨刑曹
 犯罪在獄鰥夫寡女及受刑人幼弱子息若不恤養則或飢寒致死自
 今授其族親乳兒則授有乳者無族親則官家收護所在官吏常加
 撫恤如有不察致令飢寒者京中憲司外方監司糾理○辛卯日暈
 ○受常參輪對○壬辰視事判府事崔閔德啓臣嘗入朝中國見磨箭
 接羽之端筋結而漆之我國則不結不漆故雨雪之日箭羽脱落臣
 於往歲征日本時頗嘗試之且倭人之性好戰於雨濕之日請自今以
 筋結而漆之 上曰予甚嘉之然常時國用之漆不足奈何閔德曰雖
 不盡漆半漆之亦可也命下兵曹閔德又啓臣於年前巡視下三道各
 官城基一邑內至有五六處可改者悉令改築唯沃溝臨陂等官無石
 可築沃溝有小城至為窄狹若有變急民無可藏之地至全州有可

依處相距四息故令改築之城郭當築於無事之時倘不於此時築之而後之人主優游不斷則城邑之築未可知也今當閑暇之時宜悉改築上曰何必欲速期以十年役其官人民當農隙築之可也其與兵曹及叅議朴坤等同議以啓閔德又啓近年欽依勅諭待使臣專不贈遺今使臣頭目多至百五十臣意以謂於其接見之際宜多備侍衛之士閔德出上曰曩者星山君李稷語予以此事予意以爲不可何用衛士之多乎尹粹對曰雖不加數宜精擇有實之士爲雲劍差備不可只取容貌上曰不然一二衛士雖有實才將安用之○親傳朔望祭香祝○江界節制使朴礎辭引見曰往訓士卒勸課農桑且野人來則撫之去則不追可也○傳旨每當朔日朝賀備設朝儀軒架未便自今禮兩及冬節則只設建鼓應鼓朔鼓各一編鍾編磬各四若倭野人隨班朝賀則備設○傳旨戶曹恭順君妻三韓國大夫人王氏因前受守信田加給百結昭悼君妻三韓國大夫人沈氏給守信田百結○八月癸巳朔日暈○受朝叅輪對○禮曹據咸吉道節制使關啓慶源人金吉三等會因採進獻海菜到西時羅串爲嫌真兀狄哈所虜兀狄哈都指揮豆稱介卧者好兀良哈指揮照好司直金骨乙都介等救之

得活請賞豆稱介青縣布十匹紅縣布五匹卧者好照好等各縣布
十匹骨乙都介綿布八匹命依所啓加給豆稱介紅縣紬五匹○甲
午受常叅視事 上謂孟思誠曰人言會禮不可用女樂若罷女樂而
男樂足觀則可矣若不合音律則奈何且文武舞者之服恐不似中原
其於旁觀何欲用中朝之樂而盡棄鄉樂斷不可也思誠對曰 上教
誠然何可盡棄鄉樂乎先奏雅樂而兼用鄉樂可矣今文武舞衣服
之制亦未知其是否也 上曰嘗使人圖其衣服而來與今制作不
同是可疑也權軫對曰若不類中朝之樂則不如仍舊用鄉樂也○
輪對○以誦爲元尹○司憲府啓無識之徒感於邪說凡有疾病死
亡輒行野祭以爲非此無以解崇男女成群招集巫覡盛設酒肉又
引僧徒邀置佛像香花茶食羅列于前歌舞梵唄交錯並作淫邪諛瀆
壞禮敗俗莫此爲甚請令守令嚴加禁理如有犯者官吏及里正長
色掌並治其罪 從之○乙未設曲宴○丙申輪對○親傳釋奠祭香
祝○遠接使盧閑馳報今來使臣昌盛尹鳳俱得疾命集賢殿直提學
俞尚智率朴允德問安○召承文院提調孟思誠許稠申商鄭招申
檣等曰今來使臣請我兵卒欲往野人地面野人與我有舊嫌不可動兵

采入其境具由奏聞何如野人地面入歸時護送軍不可不給何以處之今來勅書非賞賜又非詔書結棚迎之未便若平壤府結棚而京中不設則甚爲不可何以處之前此賚賞賜使臣則遣五處宣慰使今送五處乎三處乎海青士約使臣雖不親捕我當盡心採捕使臣多率頭目分道橫行未便具由奏聞勿令親捕何如思誠等曰請我兵卒義難從之須當奏聞護送軍勢不可辭曲從爲便勅書果無賞賜則一依儀注自平壤勿設山棚爲可宣慰使在禮接之厚薄耳權從厚禮送五處爲可若奏除使臣親捕之事則措辭爲難勉從爲可從之 上曰本國北境野人散居而使臣欲率軍入歸奏聞未還而使臣強欲入歸則何以處之思誠等曰雖本土野人所居之地不可動軍而行若強欲入歸則喻以大義待明降決其可否 上曰已知之 上謂安崇善曰自奉勅諭毋贈遺以物之後年前昌尹之來不給一物昌尹怒多率頭目故爲侵逼其兆已現大臣或云宜贈遺以從其欲予不從之果今多率頭目以來其志將以侵本國也然及復思之略無愧恨昔周之季天下諸侯皆不朝周齊威王獨朝之天下賢之本國敬遵 聖旨不行贈遺人孰非之古今天下以正道行之未見有非之者昌尹貪利忘義雖無

足道中國豈無達理大臣乎自反而縮雖昌尹怒何愧之有○丁酉輪對○親傳秋夕祭香祝遣宣慰使工曹判書李明德于黃州○戊戌受朝祭視事○詳定所啓 太祖以上四廟有廟號則合於唐宋故事但廟號與諡號相疊非古也然追上已經二十餘年宜仍舊○安崇善啓士大夫皆厭外寄今長連守成棚本無身病而賴兄達生圖免達生教以私事煩瀆 上聽皆非請勿適其任 上曰勉從達生之請姑改之仍曰比來辭避守令者非獨棚也自後欲避者過十年乃叙則必無此弊然令集賢殿考古制然後令吏曹立法以杜窺免之弊○上謂左右曰使臣若向野人地面則彼人必生疑惑生釁我國若於使臣之行有不順之狀則當責我國理當具辭以奏然使臣受命而來豈以我朝奏請之故淹留待命乎且海青須及時捕之故 帝必於此時發遣何可留之而奏請乎又陳整奏請而使臣無事回來則必以我國為詐矣何以處之申商具陳利害曰奏請甚當 上曰若深入彼境則陳其不可遣使之弊可矣後門我國之境朝往夕返豈宜以不可遣使奏請乎宜當護送若語使臣則當云彼人聞中朝使臣到我國恐或同議侵伐遁匿山谷今以軍馬莅之則益生疑慮必搆釁矣其更議以啓又曰聞今使臣之

行有衣服備給之命意謂朝廷必不忘前降勅書之辭豈有是命哉儻
若有命當盡力備給申商曰有命則當盡心備給然其數不過一襲頭
目既多豈得盡給貂鼠裘哉用狐狸皮亦可也又於使臣館命禁細布
使臣貿易專以謀利雖秘細布之禁前此入朝之行多賫細布而去且
小通事率徇頭目意豈不知之雖禁之必有潛行貿易者不如不禁之爲
愈也請勿禁細布但其禁物嚴加考察 上曰予意亦然雖以細布貿
易豈是巨弊嘗聞有以金銀禁物潛隱相通者事若露其罪不小故姑
令勿露宜毋禁細布申嚴禁物之令至置極刑持禁物入朝其罪甚重
况於使臣館犯禁則罪宜加重安崇善曰使臣館潛挾禁物以通本國
事情者雖置極刑可矣命戶曹立法以啓○已亥受常參輪對○星山
府院君李稷卒稷字虞庭星州人仁敏之子年十六登第補慶順府注
簿累歷司憲持平成均司藝典校副令克王府知印尚書轉宗簿令丙寅
拜密直司右副代言壬申翊戴我 太祖開國遂拜知申事策爲三等
功臣是年丁內艱癸酉起爲中樞院都承旨尋拜中樞院學士加賜推
忠翊戴開國功臣號丁丑遷司憲府大司憲建文己卯以中樞院使兼
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冬誘降賊倭六艘悉送于京陞參知門下府事

庚辰進參贊門下府事尋以三司左使知議政府事召還辛巳策佐命
功爲四等俄改參贊議政府事加推忠翊戴開國僉命功臣猶奉使如京
請誥命印章蒙賜回還以事安置陽川縣壬午蒙宥復除參贊議政府
事永樂癸未拜判司平府事上箋辭不允乙酉始置六曹判書秩正二
品稷爲吏曹判書丁亥出爲東北面都巡問察理使永興府尹尋以議
政府贊成事召還兼司憲府大司憲戊子復爲吏曹判書庚寅以遷陵
都監提調至慶源府奉遷德安二陵于咸興府壬辰進星山府院君甲
午判議政府事上箋辭不允俄陞議政府右議政 帝北征凱還稷奉
表進賀乙未坐罪安置星州壬寅召還復封星山府院君甲辰拜領議
政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奉表進賀宣德丙午拜左議政丁未乞辭封
星山府院君至是卒年七十舉哀輒朝三日致吊賻米豆并七十石紙
一百五十卷官庀葬事稷天性厚重謹慎國初因緣攀附得與功臣
之例位至極品然與世浮沉遇事無可否時人以此少之子師厚師元
師純○兵曹啓今考又獻通攷兵部掌天下城池續六典兵曹武備司
掌中外甲兵鎮戍城堡之事工曹營造司掌宮室城池工役之事古今
之制皆同請自今凡審其要害設置城堡守禦等事本曹掌之築新

城修舊城等事工曹掌之。從之。○上謂安崇善曰：毛憐衛在何處？對曰：臣未知之。上曰：其問於投化人，以啓即召崔於夫加崔毛多好等問之。荅云：毛憐衛在古慶源幹木河之間。前此波乙所爲其衛主，波乙所子阿里阿里子都乙好襲職爲指揮，其地距新慶源三日程也。初面則女真指揮於牛老居之，其次千戶蘇多老居之，其左右野人散居者甚多。上曰：然則毛憐與我國不遠矣。又謂崇善曰：使臣之病未斷，若親延接，恐或相染，何以處之？崇善曰：殿下一身關宗社安危，何以相接？願殿下慎之。上曰：年前甲山所獲土豹三口，若使臣問之，則荅以吉州所獲，群議已定然。今思之，凡事正則無後悔，使臣若往咸吉關，土豹非吉州所獲，則必疑往事皆爲誣妄。若問之，則直言不飾，庶合事理。崇善曰：上教甚當。又謂崇善曰：使臣有疾，不言入京之日，其論尹重富細問于鳳俾小張賈勅先來，則迎命有序，而不接有疾使臣矣。其議于政府六曹，以啓孟思誠許稠權軫吳陞申商鄭欽之、崔士康等以爲海青土豹之事，誠如上教。直言庶得其正，臣等欲以吉州所獲爲言者，甲山之地遠且險阻，若使臣入歸，則供億之弊不細耳。其接發病使臣誠所難爲，若相染則悔將何及。宜且稱疾待使，臣病愈相接。

爲便鳳雖本國人難信者也何必令其弟重富私問之哉宜遣朝官問
疾因謂之可也 上曰勅書至而詐病不迎何忍爲之崇善曰 上意則
然輕重在馬殿下深思之 上曰其遣朝官問疾而來若使臣病尚
未息則迎接與否更議爲之○庚子遣經歷李士信于平安道司直趙
乘于黃海道副司直金漢生于咸吉道採訪進獻鷹子○辛丑月犯南
斗魁第二星○大護軍朴堧畫會禮男樂冠服倣唐景雲之舞綠雲冠
花錦袍聖壽之舞解紅之舞金銅冠花鳳冠五色畫衣紫緋繡襦
龍池之舞芙蓉冠五色雲衣并畫俗體三樣以進命用景雲龍池等舞
冠服仍命以五線畫成見樣衣裳及會禮雅樂唐宋之制堂上堂下工
人冠服形狀以進又命詳定所提調同議以啓○賜李彬妻米豆并三
十石○壬寅日暈○受常然視事 上曰自己酉降勅以後一次使臣之
行本國受弊如此其至贊成許稠對曰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
禮監昔文王囚於羨里納賂于紂然後得免蓋不得已也今內官不畏
勅旨何必拘於勅諭而不贈遺乎 上曰已知之又謂左右曰毛憐衛
在何處稠對曰臣不知的在何處然近於斡木河 上曰年前使臣
往捕土豹之時童孟哥帖木兒言吾家兒女不知使臣入來之由皆散

走其恐怖預防可知矣况其地險阻兵不可用其人獸心言不可化
今來使臣若往毛憐衛地面則或有不測之患微語其故止之若何
若強歸則已矣知而不言無乃不可乎然昌盛往來本國非一爲人
心本不平今雖言此反生疑惑必不聽矣稠曰上教甚當然今勅書
有往毛憐衛之辭何以止之上曰然稠啓曰今獻陵欲於本月十
四日親幸又於十五日遣大臣行之一秋夕而再祭無乃瀆乎上
曰文昭獻陵予欲親行秋夕之祭不得兩行故欲以十三日祭文昭殿
十四日祭獻陵十五日則正當名日豈可謂已行而愬然乎是以再
祭稠等曰上未親行之所命大臣攝行可也何必再祭上嘿然思
之○輪對○濟州牧使金裊南陽都護府使張脩博川郡事辛鴻生順
川郡事金自龜和順縣監鄭克從等辭引見謂脩鴻生自龜等曰京畿
平安兩道近因支待使臣民甚疲弊其往撫之謂裊曰濟州僻在海
外不與他道同往勤乃職謂克從曰全羅道近來豐稔他道流移之民率
皆就食往勤撫綏○兵曹據江原道監司牒呈淮陽府嵐谷等處以近
講武場禁獵山猪繁息害穀尤甚請勿禁獵獲命自今勿禁捕猪者
○癸卯以黃子厚爲漢城府尹禹承範左軍同知摠制朴安臣兵曹參

議李謙之右正言初 上屏人謂安崇善曰前日權軫請用南實黃子厚等予未知二人之年崇善對曰實年今七十六 上曰年老如之何崇善曰爵以任事年老之臣授之何職乎古者七十致仕本朝大臣年過七十猶任事者命賜几杖今南實授之以職則當賜几杖 上曰卿言是矣乃以子厚爲漢城府尹子厚年六十九○全羅道處置使郭承祐卒輟朝三日○藤次郎致書禮曹云今九州爭亂大內殿將兵七百三十名屯波蘭多縣小二殿之子亦率兵與草野殿左志殿鴨打殿丹州殿上松浦等同力相戰大內殿數見殿馬育波殿等勇士二十一人戰死多由殿中矢而逃○甲辰 上稍未寧○遣宣慰使宜山君南暉于留後司○上謂安崇善曰使臣之行熱病不息若相接則深恐傳漆卜者素稱有厄予不信之然熱氣不可相接予欲與政府六曹議之崇善對曰雖不更議前日大臣之議已定願從其議辭以疾可也 上曰妄稱疾病心所未安崇善曰 殿下一身係宗社安危萬一相染悔將何及 上曰以十三日文昭殿別祭後感冒風寒爲辭何如崇善曰今日始稱疾則使臣必謂大祭尚未親行必非妄語 上曰然遂停文昭殿獻陵別祭 上又曰古者諸侯之

女嫁於諸侯歲一歸寧父母沒則無歸寧之義此適異國者之禮也今世子嬪之父母在乎國中則與適他國者異矣雖非他國從古制使嬪歸寧乎使其父母來見乎其議以聞孟思誠以為嬪歸寧或父母隨宜來見為可許稠申商鄭招以為嬪依古制歲一歸寧父母則隨宜來見從思誠議○乙巳日暈○戶曹啓如將豹皮金銀丹木白礬胡椒土豹皮寶石真珠石燈等物就使臣館私相貿易者并其知情通事請依前受教以制書有違論罪身充水軍貿易之物沒官從之○樂學提調啓自今迎詔勅時請自迎詔門至闕門奏俗樂勅書至勤政門外俗樂止軒架作待使臣奉勅書置案上樂止 殿下就拜位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 殿下陞殿上受勅書降殿復位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從之○上曰尹鳳入京之日若欲見卧內何以為辭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等以為尹鳳與昌盛相猜必不獨來儻來移御所則引見卧內為便上謂安崇善曰扶持迎命之議予以為不可昔在戊戌年以病奏聞不待帝命 太宗傳位於予未幾使臣出來群臣獻議稱疾扶持出迎 太宗不聽予亦以為詐為扶持行禮何以見滿庭群臣何以行詐於使臣顏厚莫甚昔司馬懿之行詐實貽後世之笑若稱病則雖非正道非避

帝命而爲之要避熱病且古人亦有稱疾者如吳王稱病不朝是已歷代
或有議事大臣稱疾不入者稱疾則有之矣妄稱扶持似有戲狀尤爲
不可反復思之寡人不避病氣初欲出迎誠不謬矣稱病之議不出予
意大臣議啓故予乃然之此事處之甚難扶持行禮必不可爲也更與
思誠等熟計以聞思誠等曰稱疾扶持誠如 上教不可爲也姑以不
出迎爲定先送代言于使臣處語其有疾之故待其還來然後更議以
啓 上良久思之命右副代言宋仁山往議于使臣云 殿下自來春
秋節風疾發作去夏連月而作今欲行文昭殿獻陵別祭湯浴之際傷
風浮腫體氣稍熱若於十八九日入京則不得迎命姑延一二月乃行
○又議曰尹鳳言宜修趙資家或興天寺何以處之思誠等以爲昌盛
每疑鳳與本國相通今未入京若別修居處則必益疑慮宜令通事論
鳳云大人入京後擇而處之可也○丙午月暈○丁未日暈○宋仁山
見尹鳳于興義驛問安告以 上體未寧之意答云 殿下有疾則雖
未迎勅何害吾等受命而來今已節晚故力疾倍道而行若 殿下有疾
則世子王子亦可迎接○上曰楊弘達自 太祖太宗以至寡躬勤勞
奉職功亦不細前此與江岷爭奴婢未得並令屬公然猶假給其奴婢

既 是弘達所役使者予欲永給但畏國論未敢耳若給則與其半手三
分之一乎欲採眾議而行并思誠以為宜給其半許稠權軫申商等以為
宜給三分之一從思誠議即命刑曹給之○戊申 上未寧移御于本
宮○命內官崔濕往留後司問安于昌盛○以王麟為全羅道水軍處
置使○已酉 上請安崇善曰本國人入朝物故則 帝皆賜祭今物
故頭目予欲修祭文致祭其議于大臣右議政孟思誠參贊李孟昉判
書權軫安純鄭欽之崔士康等議曰無祭文致祭為便 上曰自古祭
文無高下致祭而無祭文似不可也思誠等曰修祭文致祭亦無妨也
欽之曰古者天子至有修祭文賜祭軍卒者今頭目致祭作文何害 上
曰祭文及祭品之式其令禮曹詳定以啓摠制元閔生啓今用新鑄雅
樂迎勅書使臣若問何以用雅樂則何以答之 上問於安崇善崇善
曰宜答以 太祖太宗皇帝再賜雅樂然樂器未備故因循不用今已
備數故用雅樂以迎從之○命大護軍朴堧曰予未寧未得親迎勅書令
世子迎之樂用黃鐘宮無乃不可乎用姑洗宮何如堧曰 上教然矣
○庚戌集賢殿啓今考文獻通考皇太子入殿門受冊寶還宮百官詣
宮參賀庶子版奏外備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

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極密使內職賓客兩下參賀降
階答拜杜氏通典大唐開元禮皇太子元日冬至受羣臣朝賀儀公初
入門皇太子降立於座後註若有三公諸伯叔則降立於東階下臣等
據此參詳皇太子於諸王宗室參賀無答拜且宗室若非伯叔則升降
無起坐之禮今宜倣此安平臨瀛兩大言行酒次世子坐則坐受立則
立受○傳旨左代言金宗瑞曰予以病適值使臣事煩慮宦寺不盡傳
言語之重複因而心氣俱困卿其自今齋戒晝夜在公聽予所言宣傳
于外遂引見宗瑞曰予得風疾本末卿必不知曩在京福宮方暑亭午
暫御小樓當窓乍睡忽覺兩肩間刺痛翌日平復隔四五日又刺痛經
宿微腫自此以後發作無時或經二三日隔六七日至今不絕遂成宿
疾三十年前所御帶皆潤是知腰之減圍也予行年三十三鬚毛兩
莖忽白侍兒驚怪欲拔之予止之曰多病所致勿拔予之衰病比前
日益滋卿其知之○辛亥 王世子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勅曰王國
中所產海青黃鷹白鷹土豹勅至王令人同差去官軍一同採取就差
的當人貧同差來內官昌盛尹鳳張童兒張定安等進來王其體朕
至懷又曰今遣內官昌盛尹鳳張童兒張定安等率領官軍一百五十

負名往毛憐等衛採取海青土豹等物勅至王即遣的當人護送從朝
鮮後門取路前去所用糧食煩王供給如或天道寒冷合用衣鞋之類
并所採海青土豹等物回還緣途合用肉食喂養王亦從宜造辦與之
就令人護送出境○上謂左副代言尹粹曰今日下馬宴宗親與宰相
進爵于世子則世子坐受歟跪受歟唐開元禮世子於兄長之酒則跪
受弟幼之酒則坐受今大明禮異於是宗親及大臣於太子皆稱臣行
酒時跪進則坐受本國之禮非盡行大明之禮雜用開元之禮者甚多
安平臨瀛進爵時世子坐與跪飲何所當歟臨瀛則今日有疾不與唯
安平進參若禮度難定則安平托故不參何如其議以啓孟思誠以爲
此議難以遽定姑令安平勿參宗親庶姓行酒皆跪受爲便使臣若問
安平安平在前答云 上體未寧侍藥故不來 從之○王世子率百官詣

大平館設下馬宴○傳旨承政院政府六曹堂上宜各早仕本司日沒
乃散蓋以支持使臣多議事也○引見左代言金宗瑞曰 父王敬事
朝廷內史黃儼至則事之甚勤儼導達誠意於永樂永樂益重父王屢
賞緡帛傳至于我事朝廷益謹今 皇帝每遣使臣勅辭褒美非一二
計且朝官使臣見我誠懇曰今之事朝廷至誠倍於 前王吾至誠事

大悠久益謹無一毫行詐之心天地神明豈不知之然或有一毫之不盡甚可畏也昔齊威王率諸侯而來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威王怒曰叱嗟而毋婢也生則朝周死則叱之卒爲天下笑此可鑑也大抵上下之間以合則離事君數則斯辱矣此理之常也今皇帝屢加褒賞褒辭極美此誠稀世之事吾常恐懼前年勅書有禁私贈辭甚懇至吾欲遵守卿於其時獻議中國任用宦寺闖入用事我國專因此輩導達誠意不可不贈予以禮義之邦即逆朝廷於義未順不聽卿言不贈一物尹鳳昌盛等挾此恨乃作今日之弊今之勅書有辭如弄孤兒曾謂 皇帝至如是乎今逢如此之時不可守正宜從權厚慰宦寺以救今日之弊卿將此意議于前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獮判書權軫熟議以聞仍命曰名器至重然慰尹鳳莫如授其弟重富以摠制也重富雖受此職其與虛職無異何足惜也其并議之僉曰權從其請授此職以救今時之弊此誠急務也 上曰予欲救民保國權從此議予之愛名器卿等所知也此實一時之權耳○壬子命知申事安崇善問安于使臣崇善先詣昌盛所館問安告曰童

猛哥帖木兒所居距我境不遠故或有知者楊木答兀則移入深遠之地未知所在使臣不答仍問知訥彥路者崇善曰國人未聞地名安有知路者盛曰由海路則可往崇善曰沿海有水野人故不得通路盛曰訥彥歸路至遠若於此地捕海青則須用水魚喂養其來往難矣汝國後門相距不遠且易得飼鷹之物崇善曰無知路者且曰兔骨鷹子本國未能詳知盛不答崇善又告大張答曰楊木答兀所居則我等不歸童猛哥帖木兒所居距本國境二日程毛憐衛則一日程也我等必至毛憐衛且曰訥彥地面在元朝時汝國相通豈無知路者乎崇善答曰元朝之人其能生至今日乎崇善又告小張尹鳳曰兔骨海青本國之人未曾詳知前者捕得一鷹頭目王承見之曰正是海青故進獻殿後殿下聞非海青實深驚恐鳳曰此則答在王承然往事何必更言以兔骨鷹稱爲海青而進何爲驚恐乎崇善又以折指海青一連及孫多所進兒士豹二口視之使臣等曰此鷹體大色好正是玉海青之次蓋若海青也○禮書啓頭目序班崔真高誠等及遼東指揮千戶頭頭人等請造給團領塔兀頭目官軍等給團領毛衣毛冠各一從之○命知申事安崇善曰使臣往成吉道則支待事煩必有糾察可得無弊將設察

訪乎加設經歷以都事專掌馬政乎其議以啓判書李明德權軫右議
政益思誠等以爲宜設察訪領驛丞考察判書申商以爲毋別設令都
事兼掌馬政判書崔士康以爲加設則必弊別定差使負令掌馬政判
書安純贊成許稠等以爲於官制有經歷都事宜加設經歷同監司全
掌支持令都事專掌馬政上曰其置經歷以都掇制柳殷之爲都巡
察使上謂殷之曰卿同接伴使常在使臣館聽其指畫○張童兒求
纓子及小鑰命贈之○引見左代言宗瑞于內曰權豆所進海青豈
勝於往日所進乎予至誠事大隨獲隨進敢有一毫遲留顧惜不進之心
乎天地神明實所監臨而使臣等憾予不從其請欲加以虛誕之責言甚
悖慢天子雖明見萬里焉知我誠心予實痛心宦者所爲自古如此
然自反無愧吾何畏焉但多率採捕軍經過郡邑多作民弊今年如是
明年又如如是連年出來重困吾民深以爲恐救弊之術不可不慮卿將
此意議諸大臣時夜踰二鼓上猶未寢唯小宦印平侍側蓋上心
以爲本國能續獻海青則中國必不遣捕採軍矣諸臣議亦如是故始
備捕海青之事○癸丑昌盛遣序班崔真進段子十一匹東宮五匹純
嬪宮四匹尹鳳遣序班高誠進段子二匹中宮東宮純嬪宮亦進二

匹張童兒遣指揮李亮進段子四匹東宮亦進四匹張定安遣頭目寶山進段子二匹東宮亦進二匹高誠言予生長後門系出本國願得親謁 殿下適值未寧缺望實深○命內官金淳賚別膳及黃鷹四連大狗四隻分贈四使臣○禮曹啓使臣及頭目所賚雜物修補及新造者頗多若待轉行各司則甚爲稽緩請令工曹繕工軍器濟用監長與庫官負日仕太平館隨其所求即告館伴造給 從之○甲寅日暈月暈命左代言金宗瑞問安于使臣仍問護送軍數荅曰京來軍官崔真高誠等十人先往護送軍不過二十名張童兒曰予賚勅率頭目一人柁往骨看地面宜別定護送軍五名盛與童兒又曰吾等今不親往童處使眞董賚勅招諭若和順則終當親往宗瑞告大張曰大人欲往骨看地面然甚險遠道路不通大張曰幹木河則遠而依西骨看則近而正東其種性善○以摠制成達生爲咸吉道接伴使李澄玉爲加定接伴使○命內官金淳賚別膳贈使臣○乙卯日暈全羅道監司進金堂島及折爾島所得青琅玕○昌盛以 上未寧進朱砂安神凡流氣飲子各四帖回賜麻布五匹○禮曹啓昌盛尹鳳請供佛油蜜果實菓餅飯及北 十七星祭所用油蜜果實菓餅米張定安及頭目劉福等十人

請七星祭所用實菓飯香油請並逐日備進 從之○賜轉參贊致仕
許衡米豆并二十石紙七十卷○尹鳳求瓶鐻家一角弓三張童兒求
雌牛皮一張安求紙一卷命給之昌盛求佛事錢紙黃白色各五百
張鹿皮二條張童兒求改茶所賈羅吧及撻牙匣各二行器匣一張定
安求銅碗等物命與之○丙辰大護軍朴堧據唐制雲錦花錦之狀以
綵絹畫會禮男樂之舞童冠服以進 上曰可依舞童之額以備○命
知申事安崇善賈毛衣毛冠耳掩衣一襲護膝靴套分贈四使臣張定
安曰軍官二十餘人歸險遠之地願備毛衣給之崇善曰 殿下軫慮
已命備之然行迫未及製定安又遣通事曰官軍不可無禦寒毛物欲
就市上考換請勿禁崇善曰何禁之有○命注書崔庵將黃鷹一連贈
張童兒○王世子詣大平館設慰宴○夜二鼓傳旨承政院曰今使臣
及頭目方患疾主人之道當曲慮無遺庶合事理置而不救心所未安
佛法中國所尚使臣等尤加崇信欲於興天寺或大平館招致僧徒設
消災精勤何如若設則僧徒當用幾人其與政府議啟孟思誠吳陞等
以爲精勤本非正道固知無益然臣子或遇君父疾病於迫切至情不
得已而行之若軍人疫癘之疾則未聞以精勤祈禱也且中國素稱我國

爲知禮今乃聚僧精勤則識者聞之謂我國爲如何也臣等以爲不可
上曰然○昌盛求厚紙二幅柳筭四大繩二條尹鳳求修補皮籠柳筭
各二笠匣書篋各一紙七卷油紙八幅人參四兩生薑一斤張童兒求
皮籠三張定安求笠匣三胡床一命皆與之○序旺雀真率頭目十餘
人及巫女樂工賁酒饌往木覓山爲昌盛祈禱○尹鳳求油厚紙十
番橋子油紙匣張定安求山神祭錢紙三百張皆與之○戊午日暈命
知申事安崇善問安于使臣張定安曰先行頭目二十人須速給毛衣
崇善曰日期急迫未及製造且毛物非時未能備之定安曰頭目等於
寒冷草地若無毛衣則斂手而坐若不造給則前日 殿下雖與我毛
衣何獨安受乎將盡還于 殿下矣崇善曰頭目衣服 殿下豈不盡心
然日迫未及製造定安曰待給頭目毛衣我乃發行崇善曰行止在大
入之心○昌盛邀致興天寺佛像于太平館設齋令僧徒誦經施段于一
匹絹絲布各五匹張定安焚香禮佛施絲布六匹○液童兒率雀真等
頭目八十四人發向咸吉道真賁賜童猛哥帖木兒等勅書以行命右
代言宋仁山叅贊吳陞判書李明德餞于普濟院張定安亦到樓上先
進爵于童兒謂仁山等曰李千戶欽坐之于樓上仁山與明德議之欽

見辭色還下樓曰我四使臣之亞也胡不許坐怒形於色終不參定安遂
放鷹于漢江等處命搃制李蕘賈酒肉往慰之○尹鳳曰已捕陳鷹及
沈松茸年魚卵醢宜付千秋使之行進獻年前所進沈松茸帝甚愛惜
多日留置但鹽少易朽宜稍加鹽米○尹鳳謂成達生曰今朝盛謂我
黨於本國然勅書無給毛衣之辭給頭目襦衣各二領則足矣但頭目
等無袴天氣漸寒可并給之達生曰本國用度不贍大人所知也鳳曰
本國之袴寬大故多贖上國之袴三幅可縫後門先歸頭目之衣速備
以送達生曰大人既許懸衣本國當備之但恐送於後門張大人怒也
鳳曰童兒雖怒據勅答之則彼將何辭如童兒者不須畏也○尹鳳進
羚羊角一根曰帝所賜也回贈麻布十五匹○使臣求飼鷹鶉鶩二百
隻倉卒未辦令各司納之一隻直懸布一匹○禮曹啓尹鳳張童兒侍
養子等衣服請依頭目例造給從之○昌盛求修補所賣犢子十三及
金剛山圖許之○己未命同副代言李兢問安于使臣尹鳳曰搃制柳
殷之隨定安而行又令宰相伴我則路上有弊只差柳宰相伴送爲便
若到吉州別行則柳相隨定安我有監司差使負何必別遣 上曰柳
殷之爲三使臣而行不可爲一使接伴也○尹鳳謂柳殷之曰鷹子吾

等還時帶去為便殿之曰久在則無乃生病乎尹曰常放則不生疾疫
然往于咸吉道議于昌大人以定○尹鳳謁見養母李彬妻于其第命
內官崔濕賚酒肉贈之○命內官金淳贈別膳于三使臣○庚申頭目
方取病死遣內官金淳吊慰曰邊邦未曉藥理不得救療尤為傷嘆○
尹鳳張定安率頭目四十二人發向咸吉道命左代言金宗瑞同政府
六曹餞于普濟院○遣宣慰使文貴于咸興○尹鳳進大和膏滿金膏
各四帖○禮曹啓物故頭目致祭儀前期忠扈衛設使者幕次使者禮
典享司即至掌次者引之次執事者陳饌北向西上司儀引使者入使者
立於樞東南向執事者以饌升設於樞前司儀引使者詣香案贊上
香祭酒使者立上香立祭酒連奠三盞訖復位祝取教書立於樞左西向讀
訖奉教書就燎所焚訖司儀引使者出○上引見知申事安崇善曰歲
乙巳尹鳳出來其弟重富方為副司正乃授副司直迎鳳于江上鳳之
感喜不可勝言丙午春鳳又來謂金乙玄曰欲重富著銀帶以示頭目
其時議于大臣柳廷顯云高麗之君在京師有一嬖宦求弟官爵辭以
何功授汝弟職其宦訴於帝帝曰果何功德而授職重富何必超資
以授如不獲已當授司直黃喜曰不論賢否除官之輩宜不拘例超授

以示喜意卒用喜議自此以後每因鳳遷至上護軍至己酉歲請免金銀鳳之功不爲不多思報其功授以僉摠制今鳳雖無除職之請然當代言問安之時張重兒請加指揮是必因鳳言而發之又崔濕到重富家鳳曰若有僉摠制爲宣慰使之例請遣重富于吉州又因閑話或稱僉摠制或稱半摠制斯乃竊希超資之意是用議之安純鄭欽之崔士康曰官爵重器二品不可輕與且鳳之欲無有紀極今年請除同知明年必請都摠制又明年請陞一品今宜勿聽以待明年更請然後從之許稠曰近來之弊誰生厲階且免金銀之貢彼必以爲未蒙重賞爲心况除僉摠制既許堂上官僉摠制與同知間亦不遠宜不拘資級以慰其志二議紛紜不一予聞高麗之時此輩請除授無目之人或授宰職我太祖時朴德龍黃永起之流或以食餅打政丞或至餞亭追逐辱之若水起則謙恭以禮故其父本添職三品而超授密直此輩親戚陞授兩府古亦有例其更議之朴信士高若海申檣沈道源鄭淵李明德申商等曰更待懇請從之爲可孟思誠曰行權授職恐無妨也前左議政黃喜曰鳳之此行生弊甚多入京之時匿不言爲來之事且不定宿所今咸吉之行弊亦彌甚何德之有宜不授職吏曹判書權軫曰論賢

否授職用人之常道也若此輩不可以常道論宜授職以喜其心且鳳
之此行須隱忍厚待之上曰黃喜之議是姑勿授職送于咸吉道○
辛酉昌盛頭目董兒死命內官金淳往吊○昌盛求梳髮之具與之○
命內官金淳贈別膳于使臣○禮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大小使臣及
平壤府官負土官守令等如遇向闕肅拜及一應行禮之事土官與守
令隨品序立同等則一行土官加等則前行實爲未便宣德二年二月
日受教內本道教諭檢律雖秩卑亦是受命之人土官非朝官之比又
曾降教旨內兩界土官察外則依權務例論罪以受命之人序於流品
外土官之下似乎辱命其行禮班次受命負人前行近北土官近南
已曾立法况今土官叙用降品差下時任守令不可與土官例論請自
今守令依教諭檢律例行禮從之○九月壬戌朔禮曹啓尹鳳欲自
是日至初八月邀僧十二念經于興天舍利閣從之○司憲府啓成
均進德博士元乃仁妻母全季誦妻莫終曾奸四寸兄張子厚以故不
署乃仁告身已滿五十日命下吏曹○召承文院提調孟思誠許稠申商
鄭招尹淮申檣議曰尹重富除職群議不一其更議之淮曰重富之職
實踰涯分安能加授招曰重富瑞興一農夫也以兄之故濫蒙聖恩

位至僉控制今何加授且鳳無面請何必迎意而授之乎待其更請切
至然後除之可也思誠稠曰論賢否授職平常之事也鳳之爲人陰猜
多愆恣行不義不可不厚待宜曲意從之商榷曰名器至重不可不惜
上曰卜者云予今年九十一月之厄不下於乙巳年宜避之又云景
福宮內宜聚旨讀經予不信之必不爲也欲移於昌德宮說者云昌德
宮累成空虛必有鬼魅今來此處於予甚便然侍衛之士露宿不蔽風
雨此甚未安欲還景福宮如何思誠稠曰陰陽拘忌不可不從昌德宮
又空果不可御也移御未久輒復還入則使臣必以爲疑仍御于此令
伐北山松木管構軍士庇風雨之所爲可上曰姑不移御重富授職
代言等同議以啓左代言金宗瑞右代言南智右副代言宋仁山等曰
名器至重不可輕與况二品秩高豈可從人之請而遽授也請之雖切
猶當止之何可遽從其望乎位已陞堂上姑累成月隨例遷轉可也同
副代言李兢曰觀童兒所言則鳳必陰囑之今雖不從安知異日鳳不
親請乎請之則不可不從請而後從則恩出於不得已鳳不甚喜從權
適變古今通義臣意從權陞授以慰鳳心可也上曰已知群議陞重
富二品庶可矣是夕稠復啓臣與思誠退思之請免金銀之後贈鳳奴

婢布物今又超授重富職則報鳳之功至矣昌盛則曾因 帝命不行
贈遺今又有疾頭目淪沒者已五人宜托以賻物贈布若干匹以慰其
心當今 皇帝權在此輩不可不事之 上曰致賻果非無名之贈贈
幾匹乎思誠等曰宜贈三十匹○癸亥命安崇善問安于昌盛仍贈麻
布三十匹曰近日頭目病沒者多 殿下傷歎使致薄物盛曰物故豈
目今已燒葬當於後日薦導通事元閔生云頭目喪事已有別例此爲
大人致賻耳盛喜尹鳳頭目尹恂曰貴國禁賣細布市者罕至崇善曰
何禁之有諸官人抑給半價故不至耳恂曰我輩豈爲如此無意事耶
彼東廊人敢爲不義以故連日而死蓋指盛之頭目也○頭目等爲昌
盛禱于木覓○賜序班崔真高誠指揮李亮千戶李欽衣一襲毛冠靴
頭目一百六人衣各二領毛冠靴教向咸吉道○戶曹據全羅道監司
關啓古阜郡蛇串今勿串金堤郡大極浦揚之梯項長生水口等回曲
狹隘處請依己酉年受教自九月二十日開鑿 從之○張定安出所
賚般若心經金剛經阿彌陀經觀音經三卷截于檜巖寺○命內官金
淳贈別膳于昌盛○上議于政府大曹將送麻布五匹于尹重富之行
使贈尹鳳以謝前日膏藥之贈適前左議政黃喜因問安詣闕曰待鳳

之還回謝未晚何必將薄物專人以送遂寢○賜唐人過音保及唐女
牙時可等衣笠鞋○甲子致祭于千戶裴敬曰嗚呼惟靈千戶之長百
夫之特惟 天子命從事異域跋涉良艱乖氣是觸俾謹醫療庶幾痊
復云胡無祿遽罹于戚予甚盡傷俾奠一爵靈如不昧尚其歆格祭訖
頭目等隨柩呼曰裴敬汝等死死於此邦棺槨之美葬送之厚恩德過
矣勿以客死為恨若死上國誰為汝厚葬 殿下之恩汝其知乎○以
黃喜為領議政孟思誠左議政權軫右議政趙啓生吏曹判書王麟余
益生中軍總制文貴同知敦寧府事尹重富同知總制權孟孫僉總制
奎審知司諫院事○賜頭目三十八人衣二領及毛冠靴○乙丑賜祭
于察贊致仕許衛教曰脩知之期固難逃於理數哀榮之典宜無間於
始終惟卿稟性剛嚴操行敏給早知遇於 聖祖又祇事於 太宗乃
以姻親爰加爵秩常致勤於効職尤有志於醫人逮至寡躬追惟戚里
遂超資以致仕今養疾以閑居何計音之遽聞使予衷之是悼俾陳菲
奠用慰英靈於戲舊德難忘慨者宿之已逝貞魂不昧宜吊恤之特加
○丙寅刑曹啓各司吏典使令及外方鄉吏皆非擅行刑罰之任自今
雖因公事擅自致傷人命者并依律科罪 從之○刑曹啓輕罪先發

已經論決重罪後發則刺杖雖少私罪則隨其所犯杖數依已行差等
例收其職牒公罪先發已經論決而私罪後發其輕若等者勿論而職
牒依上項例收取誣輕爲重者刺杖六十以上職牒依差等收取例追
奪五十以下有官守者罷其職役無職役者止坐其罪增輕減重者依
誣告例施行 從之○命內官金淳賚別膳贈昌盛○丁卯命內官金
敬賚別膳贈昌盛○禮曹啓會禮男樂呈才冠服請依唐制綠雲冠芙蓉
冠各二十五綦布爲殼用衽粧飾花錦袍五色雲衣各二十五以綠
紅碧紫騶五色製造 從之○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琉球國客人
來泊乃而浦若國王使人則其支持之禮請依日本國王使臣例若因
興販私自出來者依諸島客人例 從之○戊辰月犯斗第四星隔一
尺許○命內官金敬賚別膳贈昌盛○己巳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
廉恥人臣之所當勵貪汚國法之所當懲雖秩卑而犯此爲終身之玷
缺不得齒於朝著况首相大臣乎領議政黃喜曾爲左議政不顧大體
私於所厚當太石鈞受罪之際至托憲府請出告身大臣體國之意
安在殿下特從寬典只許罷職是喜之大幸也又以交河屯田托爲開
墾之功既得其田猶爲未足令奴呈狀盡得其餘是與去織拔葵之意

不可同日而語矣。曾未逾年，遽置百官之首，又兼世子之師，喜也。惘然受之，恬不爲愧。其於議政，調元之職，培養儲副之任，固未宜也。伏望殿下命罷其職，以副臣民之望。上曰：予嘉乃言，盡陳無隱。然喜之事，皆曖昧未見，義不可絕。况調元大臣，豈可以小失而輕絕之乎？喜爲世子師，疇昔然矣。何至今日而不可乎？再請不允。○賜唐人五名各苧麻布一匹。○尹鳳求柑橘木瓜各一百箇，乾柿子三十貼，早稻種三十斗，皆許之。○上引見安崇善曰：黃喜請田于交何守朴禱，以禱之子八屬行首，又請署太石鈞告身，誠爲非義。諫院之請是矣。然既是議政大臣，且太宗信任之臣，豈可以此而永絕之乎？歲壬寅，太宗召還之日，謂予曰：讓寧之爲世子也，具宗秀之徒，依阿多行不義，使讓寧失道。議問於喜曰：處之何如？喜曰：世子年少，所行不過鷹犬之事。當時謂喜爲中立，觀變黜之於外，以今思之，喜實無罪。太宗又引漢元帝時，史丹之事，解之因泣下。其愛惜喜之才至矣。予何從新進諫臣之言而遽絕之乎？卿以此意具語諫。負崇善曰：交河石鈞之事，誠喜之失也。然圖議政事深謀遠慮，無如喜焉。上曰：卿言然矣。今之大臣如喜者，不多以已往大臣論之。河崙朴嘗、李原皆得貪財之名，崙則圖濟已欲之臣，嘗則

逢迎主意之臣原則貪利忘義之臣崇善曰誠如 上教當時士大夫
言崙書素知人名藏之囊中入政房用之窠闕或以還藏之後日亦如
之或在家書片簡遞達于 太宗太宗意頗不肯然猶勉從 上曰卿
言然矣 太宗欲以喜為知申事議于崙崙曰喜姦詐小人不宜信用
太宗不聽竟授之自此崙與喜有隙每短之趙末生崙之黨也
崙執政拜末生為執義喜時為大司憲不暑告身崙再到喜家請之喜
不聽崙常自言 太宗議喜為知申事予短之喜聞此言故不聽
予言如此耳且喜之失載在史冊予已見之矣 上論及古今人物賢
否從容久之謂崇善曰楊弘達之賢有功於國家且其子濟南 太宗
護之以久矣淮南從我乎潛邸雖干賤口已免為良子欲以濟南為三品
柳漢養育公主之恩欲報無由今欲還給告身然畏國論未敢耳漢於
卿亦族也崇善曰漢以兄沂之故緣坐被罪漢與沂平日甚不和無恩
而無罪誠可恤也 臣意宜給告身 上曰緣坐之罪豈可以兄弟之和
不和言之乎崇善曰中國之人兄弟同居故得緣坐本國則兄弟緣坐
恐不合情理 上曰尹向與尹穆亦不緣坐而輕論之矣崇善曰 上
教是矣 上曰懿嬪請召朴信者非一日然且不聽信之罪則歲戊

戊赴京回還也通事許楚洩義禁府執沈溫以來之事信聞之不啓其
由校甚矣然太宗置不問後爲繕工提調與尹麟相鬪太宗下信
于義禁府鞠之追論戊戌之事數罪黜之今欲召還卿其密議上項三
事于三議政以啓崇善曰臣見戊戌年大獄抄錄沈溫言臣以武班故
欲執兵權此言恐非溫之實意畏刑勢迫不獲已而納招且不對辨其
罪可恕太宗賜祭又命禮葬以國母親父而籍名罪案臣以爲不可
上曰事在先君之時不可追改且溫之辭曰姜尚仁李灌朴習到家云
兵事歸一可矣答云歸一可矣以此辭論之罪不可赦也崇善曰金枝玉
葉繼繼繩繩萬世之後尚稱非人其可乎上曰勿復言予必不聽崇
善曰臣曾請還給李賀告身未得蒙允然臣意以爲賀初送其子崇之
于溫家則誠有罪矣然子已受職而不給父告身無乃過乎上曰不
畏王法與溫爲婚罪誠不小何不還給勿復言崇善曰臣反覆思之國
母之父錄名罪籍甚爲不可儻使太宗在於今日必不如此深恐後
世謂殿下爲不通也上曰何不通之有得罪先君之人予何敢輕
赦又曰昔卞季良語予曰戊戌年義禁府鞠大獄之時許遲爲刑曹判
書先發壓膝之言遲果不久而死神道不虛崇善曰如此之事古多有

之上曰然崇善退與三議政密議楊濟南淮南除三品孟思誠權軫等以爲可黃喜以爲不可柳漢告身還給僉曰可朴信召還喜思誠以爲可軫以爲不可○庚午上不豫百官拜賀千秋箋送于慕華館摠制禹承範奉箋以行賜承範衣毛冠笠靴○昌盛自是日至十三日聚僧念經禁用酒肉及薰菜于館中○辛未黃喜上書曰臣稟性庸暗才非適用行無足取幸遇 聖代承乏宰輔固無涓埃之補常懷覆餗之虞日慎一日顧其庸暗氣質叢於所忽罪固重矣謬蒙 聖上寬大之仁止投閑地臣欲隨分以保餘生惟切康寧之祝以爲日用之常息出萬幸包容愚魯蕩滌瑕咎不以臣爲不才擢臣以燮調之任仍臣以輔導之責臣心本無此望人亦曷嘗期此聞命惶悚罔知所措切惟臣既不足以孚於物議位極人臣寵過灾生理勢之必然也本欲辭免重任以安臣分第因天地之仁雷震之威喜懼交懷失於進退不果裁處因循至今不惟臣之才行無補於國家而有戾於具瞻老衰之至重聽健忘聽察既艱老疾交攻步履甚難伏望 殿下憐臣衰老察臣至情投閑置散俾令臣永濡 聖澤以養衰朽不允○命左代言金宗瑞議于政府曰僉摠制朴去非上書誣詐憲府羅織請罪處之何如右議政權軫

叅贊吳陞以爲憲府 殿下耳目之官入得而誹謗甚不可宜下義禁
府効之贊成許稠曰臣之子謂今爲持平臣未敢與議然依右議政之
議似可也 上曰但以言謂責去非何如且昌盛今作佛事似欲接見
賓客依本國訪齋之例遣代言與內官賫麻布訪之何如軫等曰憲府
任專糾察百僚所當敬重也釋此不効其漸可慮不宜輕赦且今佛事
殿下爲昌盛不得已而設何必遣代言宜遣內官賫布帛訪之命下
去非于義禁府○命內官金淳賫別膳贈昌盛○壬申命內官金龍奇
往視昌盛供佛之事贈縣布一百匹麻布二十匹盛喜曰曾送麻布尚
未盡用今又加贈感謝固極○分典農寺進唐白黍十八石下戶曹毋
令絕種○戶曹啓典農寺所進唐白黍請分于京畿忠清全羅慶尚江
原黃海諸道耕種從之○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大臣之道正己而物
正其可以利己爲心哉喜也特蒙聖恩位居冢宰宜盡其心圖報 聖
恩之萬一使僭庶莫不一於正而已矣不此之願厚於私交欲濟太石
鈞則不能正己而誣上行私著矣干請朴禱而得田於交河則務財用
而利其家者至矣大學挈矩之道不用務財之人則雖有才智之能
豈宜表準於朝廷而師保於儲副哉不特此也往者朴龍阮之事亦既

言乃何罷職未久而遽爲百僚之長乎此臣等所以敢言而不能容嘿也乞罷其職以礪士風不允○昌盛令頭目作紙燈三百消蠟蜜松脂灌紙燈搗荏子爲丸和以油置紙燈中而燃之夜泛于露梁水令樂工及僧徒作聲流之名曰河燈○禮曹啓今以江原道監司所啓孝子節婦復戶事議于政府諸曹命曰秉彝之性古今所同李成茂等四子之誠安知其不如王祥乎朴簽高肅等孝行雖人子常事然人所難能一鄉稱孝宜在復戶之例朴思德妻韓氏爲夫守墳雖非獎礪之事出於至誠亦人所難能且在教禁之前宜賞米布黃載妻黃歸仁妻金仲陽妻卜只妻林英括妻金俊妻李奉彥妻等復戶勸後從之○命內官金敬賚別膳贈昌盛○癸酉日暈月暈○左正言蔡倫啓前日再請黃喜之事教曰非義絕之臣去之實難臣觀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喜之務財正當義絕之人願亟廢之不允○命黃喜就職喜啓臣才非適用行無足取老且疾病難堪重任請罷臣職以保餘年上曰毋嫌就職○議于政府諸曹曰使臣到國若值正朝踏青端午流頭七夕中秋重九冬至等俗節則慰宴何如僉曰上項俗節似煩除流頭七夕其餘六日慰宴爲便然使臣在京中則可若在遠方則於六日皆遣人

慰宴弊固不小若正朝冬至則雖在遠方遣人慰之爲可從之○昌盛
令頭目作紙燈七百自崇禮門至樓門鐘樓也知峴開川路上隔十尺許
連點燈于路上行一禮拜令樂工十八人僧徒二十作聲以娛之名曰
路燈○命內官金敬賈別膳贈昌盛○甲戌昌盛語頭目曰今日佛事
告終 殿下豈不送人來訪即命內官崔濕賈菓物贈之○加平縣人
捕進白獐○義禁府啓朴去非誣指丁楠廣爲不孝又不知補廣世系
而目爲工商之子牒報禮曹且憲府所啓不是虛事而冒濫上言請按
律治罪命罷其職○昌盛施念經僧三十段子三匹絹子三匹緇布
一百匹○命內官金淳賈酒菓往贈三使臣于咸吉道○丙子命內官
金敬賈別膳贈昌盛○知印柳覃還自咸吉道啓尹鳳行至宜川見一
峯頭設捕鷹機械而無網子謂採訪別監金漢生曰汝爲撤去捕鷹之
網而來耶爲布置捕鷹之具而來耶 殿下若聞此事則必罪汝漢生
對曰非不布置里人欲用網子竊之耳覃問於監司金孟誠曰何爲撤
去網子孟誠曰去年使臣之來前監司閱審言令悉去路傍所設網子
故意謂前例而去之也上聞之驚駭議于政府六曹曰予所以先遣
金漢生者欲其巡察捕鷹之事無有差誤乃於初面排置虧踈金孟誠

不察大體致此虧疎反謂前例爲臣而不慮國事如此雖不置極刑宜從重論其議以啓黃喜等以爲此罪不小宜痛懲之 上曰崔老好赤其父母居斡木河今居鏡城元居巨陽城者也今使臣若招諭野人此人未可從仕本國姑令還家待使臣經過還來從仕何如僉曰可○丁丑戶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支持使臣雞豚請以江原道嶺東各官會計付鷄兒一千首猪一百口輸送 從之○傳旨咸吉道監司金孟誠接伴使成達生都巡察使柳殷之等曰接伴使巡察使專任支持使臣之事而受贈鷹子飛放遊戲有違謹慎除弊之義監司濫以鷹子贈于諸處其各具由以啓○刑曹啓前萬戶朴賢祐當都萬戶尹得民被劾之時以權管赴防盜用皮肉雜物罪在赦前不可追論請依受教論以犯贓不復叙用沒入其物 從之○戊寅命內官金敬賚別膳贈昌盛○己卯傳旨承政院曰今來太醫張本立處再三問藥欲贈物表誠如何安崇善等啓宜贈麻布五匹 上曰歲乙巳太醫隨使臣來予適患疾召令診脉議于大臣贈布六匹今但問藥耳贈布五匹無乃過乎崇善等曰 上教然矣宜贈苧麻布各二匹○庚辰慶源人李敬實捕進海青一連○對馬島六郎次郎致書禮曹云去年以宗貞盛之命到琉

球國適值兵亂未即回還姑遣人致禮仍獻土物其母妙由亦獻土物
回賤六郎次郎正布五十三匹妙由七匹○命內官韓龍鳳賚別膳贈
昌盛○傳旨承政院予疾漸愈欲還景福宮然十一月卜云有厄過此月
然後還宮世子因侍藥廢學已以其開書筵講學○辛巳戶曹判書安純
以疾辭職不允○向化人護軍童未所進土豹皮二領賜緜布十匹○
兵曹啓自今各軍摠制各衛節制使都鎮撫等勤慢啓本內錄其稱病
不入直日數待年終通考病多者移文所司治罪以懲不恪從之○
命內官韓龍鳳賚別膳贈昌盛○壬午金漢老後妻洪氏家奴周大平
嘗附讓寧大君提頗有冒濫卞繼孫判利川縣時囚繫鞫之上聞之
曰此奴與大君奴無異勿問後又進退大君處如舊至是承政院啓大
平於大君暫不干涉本人初附朴嘗再附李原依勢作弊無狀人也請
治罪禁進退以杜其漸上曰卿等之言是矣然昔日已令勿問今反
論罪未可也但召責之母令進退○癸未向化人崔老好取進土豹皮
一領賜緜布八匹○吏曹啓前此吏科出身者取才後即分定于成
衆各處宣德元年四月日本曹受教自今初入仕生徒除四仲月試
取依他科例每當子午卯酉年講論家禮律文書筭六典取七十人於

成衆各處隨窠闕定送本平二月詳定所改受教內初入仕出身者署
經臺諫給帖後考其才品於成衆各處隨其去官多小量數分定然六
典時未頒行未得舉行故外方散接生徒等不分農時及寒暑頗多留京
每日立門待闕實爲有弊請上項吏科出身人及門襲蔭取才入格人
內願入成衆官者依詳定所受教分定各於所定衙門待次入屬從之
○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啓今慶源府人捕獲海青論功行賞雖有
前例今使臣賫 帝賞賜而來專事捕鷹姑停本國之賞何如 上曰
賞捕海青之令已曾徧諭失信於民其可乎喜等曰 上教誠然然此
鷹未知其海青與否而遽行賞似未可也○甲申平安道監司報寧邊
府獲鷹子其形頗異遣內官金龍往視之○賜醫負楊弘達曹聽盧重
禮等衣以療治晉平大君瑛瘡疹也○戶曹啓平安道監司所申寧邊
府自願新到者未待安業其在前所耕請限五年仍給之土官除授則
非獨本府義州朔州江界間延等處鎮撫百戶令史之類各都目受職
者並於本府土官叙用已有其例依平壤府例四年一次除授如有新
到接者都節制使其到接年月及職姓名於土官窠闕以職次相當
者啓勘申呈後啓聞差下命政府諸曹議之僉議當初藥山城內立寧

邊府移置節制使營設土官除田稅減徭役者欲其招集人民以成巨
鎮庶富而且知方也今才四年未見其效若限奪移民本田則是欲其
入而閉之門也乞依他道他官越耕之例勿限奪還之期或耕或賣聽
從其願其土官除授一依所啓從之○禮曹據奉常寺牒呈啓武工等
狀告會設堅銳府諸員時自九品遷至五品去乙卯年改編武工依各
司吏典例通計箇月八品去官自是以後各祭蹈舞之節常聚肄習且
齋郎為文舞武工為武舞以一般之任齋郎則捲三百人內每二十五
人一人七品去官各司吏典或於十五人一人去官武工則捲一百五
十人內每五十人一人去官故箇滿未去官而死者比比有之況今仍
前數一百五十加設五十乞依齋郎例每二十五人一人去官或依各
司吏典例每十五人一人去官請加給今設五十人一人遊兒從之○乙
酉命詳定所議 王世子參會禮宴儀黃喜孟思誠許稠申商等以為
謹按唐朝儀皇太子先行禮上公率群官行禮奏禮物唐宋會儀上公
率群官上壽而無皇太子上壽之節又唐舊制皇太子獻壽次公獻壽
宋宗制皇太子押文武百官班奉觴上壽前朝禮上公奉注子太子奉
盞上壽今會禮欲依朝禮 王世子先入上壽畢坐後議政以下應

升殿群臣入勤政門行禮上壽則其第一爵第二爵之間隔絕行禮節次甚遲緩亦非會禮之義也若世子押班獨上壽而無議政上壽之禮則不合於唐宋會儀上公獻壽之禮抑與朝禮獻禮物之意相反矣乞參酌唐舊制及宋真宗制 王世子入位議政以下隨入 王世子上壽次議政上壽何如又依前朝禮議政酌酒 王世子奉爵上壽賀稱曰臣某等云云何如鄭招以爲唐宋制會禮與朝禮同一體樣朝禮王世子旣已殊會會禮豈可與群臣混同且 王世子獨獻第一爵無宣荅議政押群臣獻第二爵特宣荅豈謂 王世子押群臣行禮乎宜依朝禮 王世子殊會庶得始終一揅一日之內行禮不相牴牾命從招議○平安道都節制使曹備衡以疾辭職○昌盛使頭目雷復齊襁于木覓○咸吉道監司啓序班崔真高誠等十一人賫勅往幹木河遣軍二十名護送又給往還糧米其勅曰 皇帝勅諭都督猛哥帖木兒今遣內官昌盛尹鳳張童兒張定安率領官軍一百五十員名前來爾等即令部屬人等採取海青土豹等物差人進來仍差人護送至朝鮮後門交付內官昌盛等一同將來○命內官韓龍鳳賈別膳贈昌盛盛允受贈物不下厨庖密令頭目乾而藏之日索魚肉于迎接都監造醢或索

生酪點列於紙乾之欲皆賚云也○甲士等上言臣等自幼至長常習
武藝獲中甲士之選專心扞衛積有年紀歲丙午始以騎步射俱入者
仍令待衛不中一才者罷之於步射之際孰無中鵠之心而或不中孰
無直過之心而或橫斜哉此非力不足心不正而然也騎射之際亦非
不欲三發三中狂馬或不直走咫尺倏忽之頃挾矢或差弓或不備此
豈手不快騎不熟而然耶以同等之才而三發三中者幸也三發不中
者亦幸也雖中武舉之人及內禁勇士亦莫不然非特吾輩獨不能也
豈可以須臾之頃一矢之差遽棄積年之功乎冤抑莫伸恐或由此伏
望 殿下推一視之仁倣內禁衛加資取才之例兩才不中者則罷之
其中一才者仍令待衛俾不廢前功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丙戌
遣戶曹參議朴坤于下三道畢築城子命黃喜孟思誠權軫崔閔德許
綢議監督事件喜等以爲城子造築不實五年內頽落則其官吏依律
文杖八十還職監役改築再度頽落者杖一百各迺降職發邊遠守禦
雖已迺任論罪改築逃亡軍人不即捕送者亦依律論罪且築城曾無
定限旣爲每年之事城基則令 撫使監定造築則除遣巡撫使令其
道監司及都節制使監督從之 丁亥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綢議曰

持平李師曾 神懿王后忌晨祭監監察乃於致齋日定之使不得致齋何以處之喜等曰師曾所爲既已差失宜亟待罪反自辭職其失尤甚宜下義禁府鞠之從之○命左代言金宗瑞議于黃喜曰今憲府劾閔汝翼妻郭氏乃以其子閔休家婢及隣人供招爲證論以背夫請罪然郭氏之事初無告狀者若從休婢之辭則是亦相爲客隱不可爲證若從切隣之辭則是乃風聞亦不可受理憲府聽理實爲未便何以處之喜等曰郭氏自其夫生時避居門外聞夫暴卒又不奔喪其情可憎然憲府所劾有違於法不可不懲宜下攸司推鞠知申事安崇善等曰持平李師曾已下義禁府其餘臺負亦皆辭連今郭氏之事並令本府推劾何如 上曰卿等之言然矣即下大司憲申槩掌令金復恒成念祖持平許誦于義禁府○黃喜孟思誠權軫等啓臣等思之咸吉道使臣支待調度不充將來可慮江原道嶺東各官所納興元倉租稅令納者輸于安邊以補萬一 上曰此予所未慮卿等深思獻言予甚嘉悅此等事固當共思以啓遂下戶曹施行○平安道監司啓三登軍人十三名成川軍三十三名江東軍人一名因輸支待使臣物件渡江船敗溺死請依溺死船軍例致賻復戶從之○戊子傳旨義禁府甲士金尚

禮私通于讓寧大君提其鞫以問○刑曹啓通津人白丁末守三犯竊盜律該處絞從之○己丑幸太平館宴慰昌盛盛言 殿下病愈心甚喜悅遂進手帕乃段子二匹回贈細麻布二十匹○都巡問使柳殷之啓慶源人李敬實捕海青使臣給所賚青紅染絲布各七匹海把兒三百介青白珠半斤弓絃五條○命左代言金宗瑞議于政府曰初告鳳加韓義之事者順平君群生也聞群生與金世敏不和聞其情實於仁德殿侍妾然後斷獄何如前日許稠言韓義媒女召史之罪義禁府名爲不忠凡爲不忠者關係 社稷之事云耳非謂此類也此言是矣且昔日上護軍洪居安不及扈駕其時有司以不忠請罪 太宗笑其大過今召史罪名無乃不孚乎并議以啓黃喜孟思誠權軫等以爲鳳加侍寢之實雖問侍女有不可信者其附群生者必曰侍寢附世敏者必曰否固未可取實且以新婢輕賜鳳加於世敏則似不侍寢但仁德殿容或有顛例之事亦未可信然召史當韓義求婚之時未知鳳加爲侍寢則其罪大過然不忠之名亦有大小何必更其罪名若遞減一等則似可稠以爲於罪名宜改不忠二字各遞減一等命下義禁府改其罪名○昌盛求常紙一百張大厚紙一百張生薑一斤皆許之○庚寅御

帳殿視事○吏曹啓雅樂署樂工迂轉之法請於本署祿官減七品典律四內一八品副典律六內一加設五品典樂一以曾經副典樂差年最久者每年一人去官其中音律通曉可爲工師者亦以曾經副典樂者之行職迤兒移給之教訓音律及祭享所任依舊爲之其典樂署亦減七品典律四內一八品副典律五內一加設五品典樂一去官從之○傳旨刑曹自今三犯竊盜者啓聞時曾犯竊盜獄辭詳節并錄其外方所推刑曹亦考其曾決罪案詳節啓聞以爲恒式○命內官韓龍鳳賈別膳贈昌盛○刑曹啓私奴豆彥發塚取物律該處絞從之○辛卯義禁府啓韓義娶仁德殿不許嫁鳳加爲妻義及鳳加并斬不待時媒人良女召史杖一百流三千里贖其流罪命各減一等○命內官韓龍鳳賈別膳贈昌盛○成均司成金墩上言臣以草茅從蒙 聖恩超授爲成均司成仍燕宗學博士今已逾年恩寵優渥實逾涯分臣誓將夙夜以盡其職也然臣竊伏惟念臣子之職莫大於忠孝而不可偏廢也然有先後短長之異故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傳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此古昔聖賢所以原天理酌人情以垂訓萬世者也臣母在全羅康津縣年今七十又八加以風冷夙疾臣每思母中心亂矣且臣徒以

口耳末學猥廁文臣之列久矣今若不念老母以隨風俗則臣平日立
身之本掃地將何術以補養宗親之德哉又將何顏以立於朝哉古
人有為親乞補外者儻蒙 聖恩獲守隣邑則上可以供職下可以事
親臣子之道庶得兩全伏望 陛下恢擴大度俯從愚情以光孝治以
勵風不不勝幸甚○京畿監司啓水原府土地之廣人物之多倍於他官
民間雜訟至為浩繁請復置判官以救民弊下吏曹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三

(B)
732.55
4724
[v.4]
no.16
0163674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16